

讀

醫

隨

筆

讀醫隨筆卷三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踏春不病溫義不同

燥溼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同病

陰盛陰虛脈證辨

瘟疫脈沈

血熱血乾

溫熱發癍其人反清

附虛勞將死其人反清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痰飲分治說

論欬嗽

論喘

附哮喘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痙厥癩癰

奔豚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藥對證而增劇

讀醫隨筆卷三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躄春不病溫義不同

冬傷於寒是感受冬時閉藏之令太過也不藏精與按  
躄是疏泄之太早冬行春令而奉生者少也判然兩義  
王好古混而同之張景岳喻嘉言從而和之一若冬時  
只有疏泄太早之病而無閉藏太過之病是不通也且  
內經冬不藏精冬不按躄不與四時遞言何者此但主  
陽舒陰斂之義對夏暑汗不出而言不合四時五行循

環之氣也。冬傷於寒，是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溼，遞言皆各因其時。令本氣之太過也。夫冬傷於寒者，寒氣外逼，則衛氣內陷，而榮氣爲所灼耗也。冬日皮膚宜溫，夏日皮膚宜涼。若冬日薄衣，露處皮膚，皆寒則腠理緻密，衛氣畧無伸舒，而內積於榮分，津液隱爲所銷。內熱有太盛欲焚之慮矣。人身八萬四千毛孔，皆氣所出入之道也。氣不出入，則必內鬱。西醫謂人身有炭氣，有養氣之分。養氣卽平氣也，炭氣卽鬱濁之毒氣也。冬傷於寒，束住衛氣鬱而不舒，則爲炭氣。其發病爲溫熱，不亦宜乎。不藏精者，榮氣外泄，與此異矣。然二者病機雖各不同，而多出於貧苦。何者，力食則汗洩，非時而不

藏精游手則薄衣露處而傷於寒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一由閉遏之太過雖同爲溫病而治法又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養陰傷於寒者宜宣鬱而解表也諺曰不藏精卽傷於寒也以虛爲實其治法有不誤而殺人者乎

燥溼同形同病

燥溼同形者燥極似溼溼極似燥也內經以痿躄爲肺熱葉焦以諸瘧強直皆屬於溼其義最可思故治法有發汗利水以通津液者有養陰滋水以祛痰涎者張石頑曰常有一種燥證反似溼痺徧身疼煩手足痿弱無力服來細瀉而微

重按則其以陰虛也此陰血爲火熱所傷不能

榮養百骸。慎勿誤認溼痹。而用風藥。則火益熾而燥熱轉甚矣。宜甘寒滋潤之劑。補養陰血。兼連藥以堅之。又日凡脈浮取輒大而按之滑者。溼并在胃之痰也。按之瀦者。溼傷營經之血也。夫內經云。溼流關節。又云。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如此。則血液不得流通。而燥結之證見矣。故溼之證。有筋急。內經因於溼。大筋狹短也。口渴。有欲飲者。大便祕結。肺中濁氣不降。小便赤瀦。太陽經府氣皆鬱滯。燥之證。有肢痠。胸滿。溇瀉。微溇而瀉不多。痰堅。粘結胸中。咳嗽。溼咳夜甚。晝甚。更有病溼。脈瀦。以氣滯也。必兼弦緊。病燥。脈滑。以陰虛也。必兼芤弱。按之。卽無此。皆同形而異實也。宜求其本。而委曲以治之。

按風寒暑溼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見火化。鬱甚皆見溼化。鬱極則由溼而轉見燥化。何者亢甚則濁氣干犯清道。有升無降。故見火化也。鬱則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則見溼矣。積久不能生新。則燥化見矣。故吾嘗說六氣之中皆有正化。惟燥是從轉化而生。前人謂燥不爲病。非無燥病也。謂無正感於燥之病也。凡轉筋疔瘡陰疽。心腹絞痛。皆燥化之極致也。皆從溼寒風熱轉來。

燥溼同病者。燥中有溼。溼中有燥。二氣同爲實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見虛象也。張石頑曰。每有脾溼肺燥之人。陰中之火易於上升。上升則咽喉作痛。而乾欬須用貝



母之潤以代半夏之燥煨薑之柔以易乾薑之剛更加薑汁竹瀝以行其滯又有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在膏梁輩少壯時每多患此較之中年已後觸發者更劇又與尋常溼熱治法迥異當推東垣河間類中風例庶或近之

原文云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以其平時嬌養未慣馳驅稍有憂勞或縱恣酒色或暑溼氣交即虛火挾痰飲上升輕則胸膈病滿四肢乏力重則周身疼痛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則痿厥癱瘓不起矣大抵體肥痰盛之人則外盛中空加以陰虛則上實下虛所以少壯犯此最多若用風藥勝溼虛火易於僭上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溼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溼上壅務使潤燥合宜剛柔協濟始克有賴如清燥湯虎潛丸等方皆為合劑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溼熱上盛者若乘於內則不時喘滿眩暈溢於外則肢體疼痛重麻贅見此即當從下真寒上假熱例治之否則防有類中之虞即此痰厥昏化舌強語濇或口角流涎或口眼喎斜或半肢偏廢非內熱招風之患乎歷觀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黃飲子多加竹

派薑汁送下黑錫丹。差堪對證。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人參。入竹瀝薑汁童便。時中分三次服之。喘滿多汗者。生脈散以收攝之。若過此時。藥力不逮。火氣復升。補氣之藥。又難安入。重劑矣。服後元氣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濟生腎氣丸。雜以黑錫丹一分。緩圖收功可也。至於但屬陽虛而陰不虧者。斷無是理。雖邪溼干之。亦隨寒化。不能爲熱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風溼寒溼治法。可推不似陰虛溼熱之動輒扼腕也。按此論義理精微。治法確鑿。真不厭百回讀云。

按右所論。乃脾溼熱而腎虛燥之事也。嘗攷金匱黑疸亦卽脾胃溼熱流積於腎之所致也。折肱漫錄云。脾胃溼熱盛。則克傷腎水。內經云。腎者胃之關也。水之入胃。其精微。洒陳於藏府經脈。而爲津液。其渣滓。下出於膀胱而爲小便。皆賴腎中真陽。有以運化之。腎陽不足。則水之清濁不分。積而爲飲。泛而爲腫。此脾腎溼寒之證。

也。若脾胃溼熱，腎陰又虛，則溼熱下陷於腎而爲黑疸。何者？腎惡燥者也。腎燥而適脾溼有餘，遂吸引之不暇矣。遂不覺并其熱而亦吸之矣。溼熱膠固，苑結濁氣，不得宣泄，薰蒸漸漬，久鬱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清氣而色爲濁暗矣。故爲黑疸也。若早治得法，腎陰早復，則陽氣有所助而力足以運濁下出矣。若其始腎陰不虧，則本無藉於脾之溼而不致吸受其毒矣。故黑疸發原於腎燥也。故治法往往有滋陰與利水并用者。此之謂也。按腎氣丸卽滋陰利水之劑。內澤瀉茯苓桂枝卽五苓之法也。地黃薯蕷山萸滋陰之藥也。丹皮附子所以行經通絡也。

寒熱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者。寒極似熱。陰寒逼其微陽外越也。熱極似寒。所謂熱深厥深也。更有久服溫補清濁混處畏寒異常。攻以寒下之劑而陽達寒退者。前人之名論治案夥矣。同病者。眞寒眞熱二氣并見也。如傷寒大青龍證是寒束於外。衛陷於內而化熱也。其人必胃熱素盛者。太陽中暈。是先傷於暑。後傷冷水。乃寒熱兩感之病也。內經論瘧義亦如此。此表寒裏熱也。須辨其淺深輕重。氣分血分而分治之。表熱裏寒則有內傷生冷外傷烈日發爲霍亂者。瓜果酒肉雜然并食發爲痢疾者。至於上熱下寒。是肺熱腎寒內虛之病也。亦有下受寒溼逼陽上升者。前人皆有名論。獨有上寒下熱眞陽怫鬱之證。

近日極多其脈沈之見滑或兼大浮之見弦或兼細其  
病因或由久受溼寒陽氣不得流通或因微熱過服清  
肅之劑每怪前賢絕無論及及讀許叔微破陰丹一案  
乃深歎其獨具隻眼也又有氣寒血熱血寒氣熱之辨  
卽仲景榮寒衛熱衛寒榮熱之事也血熱則脈形緩大  
氣寒則起伏不大而無力血寒則脈形緊小氣熱則來  
勢盛大而有力矣此亦前人之所未及也惟葉天士通  
絡之說於此等病治法甚合吾每竊取而用之其效殊  
捷又有其人本寒而傷於熱及本熱而傷於寒日久往  
往與之俱化若初起未化與邪盛而不化者其治法須  
仿內經治勝安伏之義恐得藥後復化也 許案附

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沈不見深按至骨則若有力。

按周本若頭痛身溫煩躁指末皆冷中滿惡心兩更

字作苾緊醫矣醫皆不識止供調氣藥予因診視曰此陰中伏

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

助之則爲陰邪隔絕不能導引真陽反生客熱若用

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消爍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真

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授破陰丹二百

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

按本躁其家大驚予曰此俗所謂換陽也無恐須臾稍

定略睡已中汗矣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疏黃水銀陳皮青皮四味麪丸冷湯下名破陰丹

陰盛陰虛脈證辨

篇中所授諸論并出張石頑醫通

內經云陰盛生內寒。陰虛生內熱。其證候不同矣。陰虛之脈數散而濇。陰盛之脈遲緊而濇。其脈象不同矣。陰虛宜甘潤填陰。陰盛宜辛溫振陽。其治法更不同矣。況陰盛格陽於外。與陰虛陽越於外。其機括尤不同也。陰踞於內。升降不調。陽欲內返。而不得。此陰力之能格陽也。陰虛不能維陽。無根之陽。不能內返。游奕於外。此微陽之自外越也。而前賢每以脈浮而大。按之無力。爲陰寒內盛之脈。以面熱戴陽。煩躁不安。爲陰寒內盛之證。喻嘉言所譏。爲傳派不清者也。殊不知此正陰虛陽越之事。其治宜溫潤填陰。以安陽。無大熱溫經。以回陽也。

至於脈沈細而疾。渴欲飲水。煩躁悶亂。此陰痼於外。陽  
拂於內之象也。而曰陰盛格陽。水極似火。不亦誤乎。卽  
用熱劑。如許氏之破陰。亦徹外陰以透伏陽。豈驅逐伏  
陰之謂乎。若夫所謂內外有熱。其脈沈伏不洪不數。但  
指下沈澹而小急。此爲伏熱。不可誤認虛寒。以溫熱治  
之。是益其熱也。此又陰虛而陽氣下陷。入於陰中。所謂  
榮竭衛降者也。與上文陰盛陽鬱之證。又自霄壤天抵  
陰盛於內。爲內實。其脈象決無按之反扎者。非牢堅卽  
細緊耳。惟陰虛者。精血內空。陽氣外迫。其脈則浮大而  
扎矣。第陰盛之人。有陽虛。有陽不虛。陰虛之人。有陽盛。  
有陽不盛。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喻嘉言有三分七分畫



服夜服之論矣。此專就虛勞一病言之也。若尋常雜病。只於本病對治劑中。用藥畧有偏寒偏熱兼升兼降。重散重斂之不同耳。卽如陰盛之人。陽虛者。直用溫經回陽矣。陽不虛者。用溫化之藥。加以微苦微酸。清肅浮陽。使之內合也。陰虛之人。陽盛者。是內熱也。宜甘潤鹹潤。以填陰。佐以參耆升柴。補氣建中之品。提挈陽氣。出返陽位也。陽不盛者。卽浮陽外越也。宜溫潤兼補脾腎。酸辛並用可矣。此內傷治法之大畧也。總宜審察脈象。以決病機。無惑於重按全無。是爲伏陰之說。庶不致寒熱攻補之倒施耳。

東垣治一人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

不固脈沈數有力。是火鬱於內。逼陰於外也。精不固者。髓中混以溼熱也。小柴胡。夫參。加茯苓。膽草。黃柏。苦寒瀉之而愈。

節菴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臥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火熱上乘也。兩足不溫。脾氣不下也。醫謂外感夾陰。以五積散汗之。煩躁口渴。目赤便祕。明日以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瘕。煩躁更劇。腹脹喘急。舌胎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脈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腹脹頓寬。煩躁頓減。但夜閒仍熱。舌胎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脈散。加地黃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瘟疫脈沈

近日時疫之病有所謂喉痧者。初起脈俱沈細。三部以兩尺爲甚。兩尺又以左手爲甚。其初至數尙清。應指有力。一二日後漸見躁疾模糊。伏匿按之卽散。舊謂瘟疫邪從中道起於陽明。其脈右大於左。竊謂此乃熱濁之毒氣薰蒸肺胃。脈形必是緩長洪大。渾渾不清。爲氣濁而中焦溼熱也。近時病情乃邪伏少陰。或冬暖不寒。陽氣不潛。陰精消散。或膏粱無節。脾胃濁熱下流。克傷腎水。或房室無度。陰精下奪。至春陽氣欲升。陰精不能載陽上達。故虛陽之已升者。中道而止於咽喉。不能達於大表也。其毒氣之未能全升者。下陷於腎中。薰蒸燔灼。

陰盡而死。所謂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也。治法嘗擬用猪膚湯。麻辛附子湯。二方併用。減麻黃。附子改用生者。并重加黨參。以達其毒。毒散陰可存矣。世每泥於喉症發於肺胃之成法。用苦寒清降。以清肺胃。故熱毒愈無由達也。張石頑曰。傷寒以尺寸俱沈爲少陰。少陰一經死證最多。爲其邪氣深入。正氣無由自振也。若夫春夏溫病熱病。而見沈小微弱短瀋者。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撐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足不熱者。皆不救也。惟沈而實。見陽明府實證者。急以承氣下之。不可拘於陽證陰脈例也。凡時行疫癘。而見沈脈。均爲毒邪內陷。設無下證。萬無生理。此論可謂詳矣。至謂脈沈

無下證必死者。爲其不可下也。下之亦必死。然則於萬死之中。而求一生。宜何道之從。曰。不從下。奪而從上。提重填其陰。以舉其陽。庶有幾乎。何者。此人金水并虛。木火并實。實者散之。虛者滋之。金復則自上而挈之。水復則自下而託之。如此而不生。可告無罪矣。近有自負明醫。專用桂附椒薑燥陰耗血。謬稱託邪外出。引火歸原。應手輒斃。其罪與用苦寒清上者等。

血熱血乾

傷寒陽明病。有熱入血室證。婦人傷寒。經水適來。適斷。血室空虛。邪易陷入。有熱入血室證。其證皆譫言妄語。甚或狂走見鬼。午前明了。午後昏瞶。入夜尤甚。倦臥不

知飲食不能轉側。其病之輕重固由熱之微甚而亦有血虛血實之分。血實則邪熱之濁氣有所聚而見重。血虛則津枯神散邪不得聚反能畧知人事。其治法亦有偏重攻血偏重養津之殊矣。

趙晴初曰。凡外感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絡與血脈也。邪入包絡則神昏邪入血脈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淺深所現之證有輕重。如邪入包絡包絡離心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脈血脈離心較遠故呼之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卽昏沈矣。有邪在血脈因失治而漸入包絡者此由淺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絡因治得其法而漸歸血脈者此由深而出淺也。

也。又有邪盛勢銳，不從氣分轉入，不由血脈漸入，而直入心包絡者。陡然昏厥，其證緩則不過一日，速則不及一時。告斃，以其直入包絡，而內犯心也。

此論血脈心包邪有淺深證有

微也

李東垣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乎少陰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傷寒溫

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張石頭曰。有一種舌胎中黑而枯。或畧有微刺。色雖黑而無積苔。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證煩渴耳聾。身熱不止。大使五六日或十餘日不行。腹不鞭滿。按之不痛。神識不昏。晝夜不得睡。稍睡或呢喃一二句。或帶笑。或歎息。此爲津枯血燥之候。急宜炙甘草湯。或生料六味丸。換生地。合生脈散。加桂。滋其化源。庶或可生。誤與承氣必死。誤與四逆亦死。此與上條皆論血乾之證也。

溫熱發變其人反清。附虛勢將死其人反清。

凡人周身百脈之血。發原於心。亦歸宿於心。循環不已。熱入血脈。必致遺毒於心。故神昏譫妄也。前論患溫熱。



者津枯血少則神明不昏晝夜不寐何也蓋血實則濁聚血虛則神散也更有津血全無神明全散溫毒之極至於發癍而人清反異於平日者此爲不治前人未道獨車質中曰溫病發癍獨有陽證人清者見洪滑之脈宜細心參酌勿可輕許妄治又曰發斑之證神氣清楚仰臥不能屈伸者不治神氣昏沈者可生張石頑曰溫熱之病外感與正氣相搏則神氣昏瞶內傷正氣本虛則神志清明至死不惑此皆閱歷深到之言昔賢所未齒及也曾憶某年秋月天津盛疫溫毒發斑患者身如蒼蠅鼻準獨白其人倦臥難動神清語朗臨死猶委婉言談起病卽屬不治且專在幼童傳染至速其死在五

六日之間。不過一月。死者數千。真奇慘也。夫邪攻包絡。或入血脈。與夫血液。燔灼乾滯。神機既息。清氣全無。自應昏昧。反見精靈。能知門外之事。與人言皆曲。盡情理。甚於平日。總由血虛津枯菁華已竭。元神離根而外越。不較之元氣離根而上越者。更危乎。故凡病傷寒溫熱。痘疹癍痧癰疽。爲日稍久。轉見神氣清明。長臥難動者。卽爲心絕。是命盡也。每見讀書苦思之士。一病溫熱。陽明未實。血室未熱。卽見譫妄者。心虛氣怯。望風先靡也。又見孤臣寡婦。憂愁鬱結。飲食不甘。夜不成眠。漸見肌肉消瘦。毛髮面色。轉見鮮美。目光外射。直視不瞬。及至臨死。談論歡戲。拱謝而逝。觀者莫不異之。此皆元神離

根而外越也。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靈樞口問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曰此厥逆上走脈氣輩甲乙至也少陰氣至則自齧舌少陽氣至則自齧頰陽明氣至則自齧唇矣素問陽明脈解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弃衣而走登高而呼或至不食數日反能踰垣上屋者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弃衣而走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故狂走也二者證見於氣而病本於血何者凡血熱極津枯而燥則肉癢難忍雖抓搔至血流猶不能止恨不刀割而針刺

也。熱勢稍殺，則痛作矣。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質，可粉可淖。人血亦可粉可淖者也。其淖者，津液爲之。合和也。津液爲火灼竭，則血行愈滯。火熱旣盛，則氣行愈悍。血滯於前，氣悍於後。凡氣之行也，前者往，後者續。以是循環無已。今則前氣滯而未往，後氣悍而涌至，氣相擠而迫於血脈之中。於是血脈之中，逼迫不通，脹悶萬狀。其餘氣旁溢於細絡，更與脈外之氣相逆，則皮膚之下，又隱隱作癢，遂不自覺。其自齧破肉壞形，而不可止矣。仲景亦謂持強擊實，以手把刃坐作瘡也。故病有嚼舌而死者，有遍身抓搔皮破血流寸無完膚展轉床蓐氣盡而死者，世皆指爲冤業。孰知傷寒時病，此類

言醫門全一  
卷之二  
三  
極多。實爲心脾血熱之所致耶。此固由邪熱太亢。而由  
誤服熱藥。溫中發汗者。尤眾。本承氣白虎證。而妄用四  
逆理中。勢必至此矣。醫者指爲鬼祟。以文其過。病家認  
爲夙業。以誣死人。豈不枉哉。事已至此。無策可施矣。若  
先於勢未盛時。重用石膏大黃生地丹皮梔子之屬。太  
劑溫涼服之。猶可救也。凡患時氣熱病。初宜清熱養液。  
如白芍二冬茅根竹葉石膏知母之類。以掣出熱邪。若  
大便不利。證顯陽明。卽防熱入血分。三承氣不可緩也。  
夫血猶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之意。  
葉天士所謂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卽此義也。苟不  
知此。妄行溫補。或妄發散。則血燥而氣盛。氣盛則壅。壅

於小絡則爲自齧。壅於大經則爲狂走。其輕者壅於肌腠亦變爲癰疹。欲出不出。而同歸於死。經曰。脈氣輩至者。駢至也。駢至故陽盛氣實。脈脹自破也。

### 痰飲分治說

繆仲醇柯韻伯俱有此說而未暢。未確。今爲伸其說如左。

飲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極粘。化液化血而未成者也。飲之生也。由於三焦氣化之失運。三焦之失運。由於命火之不足。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入於胃。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此卽津也。其渣滓注於三焦。爲熱氣蒸動。則不待傳爲小便。卽外

泄而爲汗。故汗多則小便少也。下行入於膀胱。而膀胱有上口。無下口。仍藉三焦之氣化。始能下出。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在三焦。則曰水在膀胱。則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質清味淡。外泄爲汗。則味鹹。下泄爲溺。則氣臊。皆受人氣之變化。而非復清淡之本質矣。故汗與小便。皆可謂之津液。其實皆水也。火力不運。水停中焦。上射於肺。治之之法。補火理氣。是治本也。發汗利小便。是治標也。痰則無論爲燥痰。爲溼痰。皆由於脾氣之不足。不能健運而成者也。蓋水穀精微。由脾氣傳化。達於肌肉。而爲血。以潤其枯燥。達於筋骨。而爲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氣不足。土不生金。膈中怯弱。則力不能達於肌肉。而停

於腸胃蘊而成痰矣。已達於皮膜者。又或力不能運達於筋骨。故有皮裏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屬屈伸時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氣之升降。運化是治本也。宣鬱破痰是治標也。燥痰則兼清熱生津。痰乃有所載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痰者。痰爲血類。停痰與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補火。更不得利水。補火利水卽溼痰。亦因火熱鬱蒸。愈見膠固滋長。而不可拔矣。此痰飲分治之大義也。至於患飲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飲。二證每每錯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別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證各有所重。患飲兼痰者。治其飲而痰自消。痰重者。卽兼用治痰。



法可也。因痰生飲者。治其痰而飲自去。飲重者。卽兼用治飲法可也。

### 論欬嗽

前人每以有聲無痰有痰無聲細分欬嗽二字。今概不取無聲卽不得爲欬嗽矣。且亦安能無痰但多少厚薄難出易出有不同耳。

素聞欬論分五臟六腑四時以決其病之吉凶。凡百病皆以自腑入臟者爲漸深而欬病獨以由臟出腑者爲日久。蓋百病是邪氣內侵。欬是真氣外脫耳。欬之爲病也。五臟皆爲之振動。內氣不寧。漸離其根矣。今條析其証之輕重如左。

卒然欬嗽連聲不可暫止者。此冷風隨呼吸而襲肺也。

比風襲肺則欬嗽襲胃則吐逆吐逆更厲於欬嗽殺人更速故小兒當風飲食最所忌也急宜溫散以桂枝爲君力制風木猖獗之勢故凡風勢之來其風之頭最厲急入戶避之卽卒無可避亦宜謹護口鼻爲佳

外感風寒惡寒發熱亦多有咳嗽者此風寒由經入肺也宜先表散久則兼清降其咳聲清響而晝夜相等經曰形寒飲則傷肺咳逆而上氣然飲冷是由胃絡入肺也其聲畧重宜溫胃畧兼利溼

有清晨咳嗽數十聲吐出濃痰碗許而始安者此胃中溼熱蒸肺也聲如在甕中者經所謂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其咳聲沈重治宜宣鬱流溼亦有寒溼致

此者但其痰較清其聲畧急治宜溫健脾土也。

有咳嗽甚重入夜尤甚不可伏枕者此腎水上泛土弱不能行水水氣衝肺也聲重而又急連連不絕逼迫萬狀氣不能續治用仲景小青龍法真武湯法分有無外感而治之若水氣重甚目下腫如新臥起者十棗湯以瀉之輕則葶藶大棗湯但必以附子白朮湯善其後乃無餘患也。

有停食噎腐吞酸而作咳者其證喉癢而天明與日晡搶咳較甚此亦挾風溼而然也治宜滲溼化食溫化大腸其病在胃與大腸之氣滯而水停也宿食不盡咳必不止。

有因燥而咳者。聲乾無痰。斷續不勻。如爲煙所噓。亦無定時。時吐涎沫。治宜降氣養液。此多由時氣亢旱燥氣所傷也。過食煇灸者亦有之。靜臥則安。勞動則劇。與水飲。晝平夜劇者相反。有陰火燥肺而嗽者。此勞氣也。其咳五更黎明。連連不絕。聲乾少痰。喉中燥癢。由於腎竭。肝虛。火升液耗。肺不能自潤也。喉中常覺有一點乾結。如樹皮草葉。咳咯不出者。是少陰之精不上潮。而脈絡燥結者。非肺燥也。急宜滋潤肝腎。清宣肺胃。開結行痰。殺蟲。凡風寒咳嗽。亦喉中作癢。但旋癢卽咳。癢甚咳急。勞瘵咳嗽。漸癢始咳。咳緩癢微。此爲異也。

有喉中哧哧然。似有物以梗之。頗礙呼吸。呼吸觸之卽

偶咳一兩聲。言語發聲多不能暢。必先咳一兩聲。乃能出言。此脾溼不運。濁氣上蒸也。治宜健脾行滯。疏利大腸。使濁氣下降。即愈矣。更有咽中如炙。鬱如桃李核者。其病根亦如此。而甚焉者也。內經及中臟經脈經多論此病。或以爲腎。或以爲膽。或以爲肺。或以爲大腸。或以爲脾。有氣橫逆。有氣鬱結。橫逆即溼濁不降。鬱結者憂思莫解。大便必秘。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喉中一證。素問秋論以此爲心欬之證。又曰。心脈大甚。爲喉啞。金匱五水篇論此爲寒結開元。腎氣上沖。若夫肺癰肺痿。則由肺家燥熱太盛。寔由脾家溼熱薰蒸。太久。濁氣日增。清氣不復。漸致液竭。血沸而腐敗矣。初起可治。宜清熱宣鬱。養液行瘀。三消五隔諸證。亦是。

如此此血熱之所致也。

陳修園謂久咳肺燥。可用人參生津。此必病起風熱。素無水飲。日久風去熱存。故也。若風寒久咳。肺氣不降。水道不調。愈久而水邪愈盛。不能伏枕。夜無寧刻矣。水飲上射。浮熱逆升。俗每自謂熱咳。求用涼藥。醫亦以肅肺。自求速效。遂令風寒永無出路。而成勞損矣。故吾謂今日咳勞。皆小青龍證也。

論喘附哮喘

喘之爲病也。其類有四。曰氣急。曰氣逆。曰氣短。曰氣脫。其因有寒有熱。有虛有實。縷析於左。

氣急者寒也。氣之呼吸。取道肺腕。而胃腕附之。二腕者

氣之所並行也。或風寒從毛竅從背脊入於肺絡。侵及肺腕。或飲食寒冷太過。傷於胃腕。二腕相附。其氣相通。有寒則彼此相移。二腕俱縮而不展。不展則氣之道窄。寒微但嗆咳而已。甚則肺中諸竅皆緊。氣出不利。逼迫膈中。不得上達。風寒與水飲相搏。夜不安枕。漸致搖肩。仰息矣。經曰。形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非逆而上也。乃伏而不得上也。近時醫見嗆咳。卽投清降。以致二腕得藥愈緊。陽氣愈下。結愈上。促病者煩愧不堪。如有捉其咽喉。縛其胸膈者。是也。故近時患小青龍證。無不終致勞損者。徐靈胎謂爲風寒不醒成勞病也。

氣逆者痰也。有溼寒。有溼熱。病屬在裏。非由外感。肥人

多有此證。凡人之氣。出口鼻。呼吸出入者。其大孔也。其實周身八萬四千毛孔。亦莫不從而嘘噏。痰阻經隧。則氣之呼吸。不得旁達。而聚於膈中。只能直上咽喉。出於口鼻。已覺衝激矣。更有時痰涎壅盛。橫格膈中。而氣道愈狹矣。此溼寒溼熱成痰。成飲者所常有也。此人若感風寒。卽近哮症矣。

氣短者熱也。亦有水氣射肺。非風寒之外束。非痰症之有形。乍覺呼吸至膈而止。不能下達。非全不達也。入遲出疾。不能久留於內也。所以然者。肝腎血熱。陰氣不斂也。又有感受風熱。肺中津液爲亢氣所耗。不得柔潤。膈中乾燥。孔竅生煙。是氣管因津耗而燥急。氣行不能開。



闔。勻。布。也。傷。暑。者。必。有。此。證。凡。氣。之。流。行。必。有。津。以。潤。之。始。能。開。闔。滑。利。燥。則。陰。虛。陽。亢。覺。開。而。不。得。闔。矣。水。氣。射。肺。者。或。因。渴。飲。乍。多。或。因。汗。出。乍。閉。溼。逼。熱。氣。上。衝。如。火。得。水。以。沃。之。非。真。有。膠。固。之。水。飲。也。更。有。畧。無。所。因。而。脾。胃。不。運。大。便。久。秘。腸。中。濁。氣。上。蒸。於。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者。仲。景。曰。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註。謂。實。爲。飲。邪。非。也。大。便。秘。結。之。故。也。溫病

有燥屎衝膈氣喘  
舌黑齒枯者不治

氣脫者乃真喘也。真氣離根。呼吸至胸而還。不能下達。丹田自覺氣無所依。張皇失措。搖肩俯仰。煩躁不甯。無力下吸。出多入少。此或因久咳。或因大汗吐下。亡血失

精陰脫而陽無所戀矣。急則危在頃刻。緩亦不過數日。仲景曰。少陰病。下利止。息高者死。是也。亦有下焦肝腎久受寒溼。漸逼命火上越。肺氣不能下納者。

其他自覺氣少下陷。呼吸不足不利。而不見喘促低昂。抬肩撼胸外形者。或稟賦不足。或脾胃有溼。或大病初愈。或過泄傷氣。不可枚舉。然病因大畧如此。但有微甚而已。夫氣急者。氣不得出也。哮之微者。非喘也。氣逆者。氣不得散也。近於嘔噦而非嘔噦。亦非喘也。氣短者。氣不得聚。呼吸不續。近於喘矣。以其乍見。無他證。故無傷於根本也。三者皆病在於肺。而兼在胃。氣脫者。散而不聚。升而不降。病獨在腎。與前證情形迥別。本最易辨。惟

夫氣急之久。氣逆之甚。漸至於脫者。其形相象。然病至此。真氣已孤。直謂之脫。亦可矣。嘗診一婦。自冬病喘。至春不愈。始延予診。至則見其形狀。非喘也。乃哮也。寒氣束肺。氣塞不出。日久邪深。真氣內陷。便漉下氣。肺中寒。涎注滿。真氣已不能到。其脈兩關以下。洪大滑數。兩關以上。細微如絲。其膚外涼。內熱。重撫如焚。病人自覺頭上胸中。不知何處。缺少一件本體。是肺中已無生氣矣。夜靜晝劇。陽氣孤危。其哮逼苦狀。實不忍見。予謝不敏。延後一月始歿。故知邪氣逼塞。非正氣自脫者。雖至極危。猶可稍延時日云。

又按喘有三焦之辨。經云。邪氣在上。此風寒傷肺。氣之

不得升也。濁氣在中，此溼熱痰飲聚於胃氣之滯於升降也。清氣在下，此寒溼之地氣從下焦腳膝之筋骨上入肝腎，直搗命門，命火不得安其宮，肺氣不得歸其窟，有呼無吸，此氣之不得降也。是真喘也。其上二焦之病，非喘也，乃哮也。然哮亦有二，皆風寒與痰飲相結，但互有輕重耳。凡不分四時受寒，卽發發卽氣閉，迫塞欲死，滴水不入，徹夜無眠者，此上焦之風寒重於痰飲者也。數日卽愈，復如常人矣。凡春暖卽愈，秋涼卽發，發卽呼吸短促，晝夜相等，飲食減少，或如常者，此中焦痰飲因天寒，肺氣不舒而激發者也。若不新感風寒，其病勢未至逼急欲死也。治之之法，上焦之治從小青龍，中焦之

治從平胃散各隨輕重而互參之。此卽太陽陽明之別也。太陽者風寒由肺俞內侵肺絡入傷肺腕是病起於氣分致太陽之氣化不行而後水邪上泛也。陽明者是胃中本有溼痰肺中久爲濁氣所據天寒呼吸寒氣而肺中濁氣遂結矣。一由俞絡一由呼吸故治異也。若夫正氣離根氣上不下及胸而還稍動卽汗出久臥又氣阻僅能伏几危坐者命火熄水邪肆陰風慘愴目色無光是何等象耶。治之惟黑錫丹一法差堪嘗試不敢必效也。經曰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此言脈也而摩繪喘病亦自逼真謂其氣連連直上微有反曲耳。然則喘之爲氣升不降也豈可與氣塞而不得出者同稱耶。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發熱惡寒無汗脈緊爲傷寒發熱惡風有汗脈緩爲中風中風者津液爲風所鼓動而外洩外雖潤而內實燥也若加以溫邪或誤用麻辛發散便有鼻乾氣促唇紅舌燥面赤如醉孔竅生煙之患矣傷寒者腠理爲寒所緊束而不得洩外雖燥而內實潤也惟久而化熱衛氣不得泄越而內灼以耗其榮乃有鼻燥氣迫之事喻嘉言謂傷風小恙亦有戴陽總由眞陰素虧一經風熱薰灼遂致津液不能上騰而呼吸逼迫乾燥萬狀耳故知治傷寒者亦有時不可徑用辛溫而治傷風者斷不可不佐以清潤

傷寒傷風汗之太過。或爲亡陽。或傳爲陽明內實。昔人論之詳矣。汗之不徹。身膚作痒。面色正赤。仲景有二。一各半湯之治矣。更有津液素充者。傷寒發熱日久不退。往往面色正黃。皮膚附腫。有時作痒甚。且搔之破而流汁。余每仿二一各半法汗之。其汗染衣皆黃。汁流如涎。著手皆粘。氣味腥臭。此乃津液菹蒸日久所化也。此汁若再熱久不退。必爲灼乾。或過用涼藥清熱。熱退汁凝。阻塞玄府。衛氣不通。營氣不行。將成血痺。骨蒸而入勞瘵之途矣。故仲景以二一各半湯助生新津而峻汗之。其意深矣。舊解以二湯爲緩汗法者。非也。

痲厥癩癩

奔豚

瘧厥癰癩四者皆有猝倒無知之證而病名各異者其  
病機病體有不同也瘧之病成於燥也屬於太陽故項  
背必強甚者角弓而反張矣此筋病也內經仲景謂瘧  
屬於溼者推其原也無論溼寒溼熱必化燥而後瘧是  
津液凝結也厥亦有寒熱之分而身不強是衛氣逆亂  
之病也病在脈外皆屬於實其虛而厥者直脫而已雖  
曰有寒有熱究竟統歸於熱但有外寒逼熱而然者總  
是榮氣消耗衛氣無所繫戀而奔逸迫塞於心包也癰  
無寒熱之分而有久暴之別是營氣窒閉之病也病在  
脈中經曰心營肺衛又心主知覺心包絡之脈爲痰血  
所阻塞則心之機神停滯而無知矣是營氣壅實而衛



氣力不足以推盪之畜積以致此也。又心與小腸脈絡相通。小腸脈中有凝痰瘀血阻窒。心氣亦發爲癩也。厥之病氣實而血虛。癩之病血實而氣虛。其邪皆實。其正皆虛。若夫癩者由於血熱發於肝風。手足抽掣五獸同鳴。昔人以五獸分五藏而總歸於肝者。肝藏血熱生風。風性動也。此藏病外連經絡。蓋氣血俱實者也。而其本必由於寒。錢仲陽以小兒急慢驚風爲陰陽癩。乃別一證名。同而實異也。急驚由於肝熱生風化燥。其證尙介癩瘕之間。其異乎瘕者。手足拘攣而不必反張。異乎癩者。手足抽掣而絕無獸鳴也。慢驚則全屬脾藏陰陽兩虛。故陰邪內相。虛陽上迫。氣機乍窒。卒然無知也。虛則

易脫故稱難治。方中行作瘧書以小兒驚風屬之。亦只可指爲瘧之類。不可徑指爲此。卽是瘧也。千金方曰：溫病熱入腎中，亦爲瘧。小兒病瘧熱盛，亦爲瘧。其意是以瘧爲驚風，而以瘧專屬之。拘攣縮急之證也。

金匱云：賁肫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此從驚恐得之。素問曰：人有生而病癩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癩也。是奔豚與癩皆生於驚。金匱徧論雜病而無癩。竊疑奔豚卽癩也。癩作猪聲者最多。豕水畜屬腎，奔豚發於腎也。千金方第十四卷風眩門小續命湯方前引徐嗣伯曰：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昏，故謂之

風眩大人曰癩小兒爲癩其實是一此方爲治萬無不愈而賁豚爲患發多氣急死不可救故此一湯是輕重之宜觀此是以賁豚爲癩癩之重者私嘗論之瘧厥暴病也其因皆津耗血乾而氣悍脈管迫塞之所致也治之重以涼潤生津辛香泄氣而佐以行血豁痰之品病可卽愈矣癩癩痼疾也有得寒卽發者有得怒得勞卽發者其機不外內經氣上不下之一語其所以不下之故必由寒溼從下上犯從脛足腰髀之經脈內侵瀰漫先使腎陽不得下通邪氣漸漸入於脊膂上逼心胃陽氣不得下降故癩癩之人卽未發病目多不能下視兩足行動隱隱不便腎丸時或隱痛如癩疝之狀二便不

能調暢。推此以求治法。必須用辛溫。如細辛、羌活、藜蘆、本  
威靈仙、生附子、吳茱萸、小茴香。以通經脈之寒。而以牛  
膝抑之。下行。更以破血。如蘇、蟲、蠶、蟻、螬、延胡索、五靈  
脂。當歸、鬚、穿山甲、礞砂、雄黃、枯礬、溫化之品。以通小腸  
膂脊血脈之瘀。而以二丑導之下出。作爲丸散。緩服久  
服。庶可漸瘳。又有寒溼。自肺胃撲滅。心陽使心氣乍抑。  
而熄昏厥如死者。此寒溼傷於腦氣。所謂陽中霧露之  
邪也。與中寒相類。用辛溫發散。使水氣從上揚出。與寒  
溼從下上逆者不同。此多見於暴病。而痼疾亦間有之。  
其人常俯視不仰。目胞下垂。如睡。面色自額至顴深黑。  
者是也。夫天下病有熱而不可清。虛而不可補者。其惟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癩癩乎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夫時汗出而不愈是邪不以汗解其邪必非可汗解矣  
乃曰先其時發汗則愈何也按原文云此衛氣不和也  
桂枝湯是從榮通衛衛爲風邪所擾不能內和於榮發  
其汗者是助榮之力以出而和於衛榮衛之氣相合邪  
無地自容矣其自汗不愈者衛與榮乖正氣不能固護  
於外津液泄於其隙而不與邪相值也發其汗則熱熱  
蒸徧真氣充周矣風邪鼓衛氣於外今更從邪氣之後  
壯榮氣以逐風邪也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俱日夜五十度周於身。若或遲速。互有參差。卽病矣。衛傷於風。則衛行速。而榮不能應之。榮不能應。則衛力亦有不繼。而腠理豁疏矣。故時汗出也。桂枝湯是鼓榮之液。以潤衛之燥。俾開合利。而機關密也。榮傷寒脈緊無汗之麻黃證。是榮衛俱傷於寒也。前人謂寒傷榮不傷衛者。誤矣。其專榮傷於寒者。是寒溼下受。不從皮毛。而直竄經脈。內入筋骨。血液凝聚。其行漸遲。不與衛應。而寒熱病作矣。近時寒瘧。多是寒溼下受。治宜仿九味羌活湯法。重溫下焦。開通少陰太陽之表裏經氣。非桂枝柴胡所能勝任也。桂枝湯止汗之力。勝於發汗。故欲發汗者。必啜熱粥溫覆以助之。

藥對證而增劇

千金方曰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卽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本勿服也。慎柔五書謂久服寒涼。陽氣鬱陷者。改用四君保元。溫脾理肺。陽氣升舉。邪氣漸漸退出於表。退至陽明。則有嘔吐便溏。水泄之事矣。退至少陽。則有頭痛寒熱往來之事矣。退至太陽。則有發熱惡風寒項脊強痛之事矣。此時正宜加力輔正。隨證施治。以收全功。不得疑爲新受外感。更不得疑爲藥誤。改用他法。再誤卽難治矣。竊謂今人最慮肝陽。每於傷風頭痛卽曰肝陽上升。卽以清涼澆

灌及至真火下陷。陰霾瀰漫。頭重顛脹。仍曰肝陽太亢。明者用宣陽逐陰之劑以挽之。稍見陽氣上達。口乾微渴。卽斥爲藥誤。助動肝陽。必求滅陽而死。可慨也。

如治外感。外證雖減。而內證轉劇。此卽邪氣之內陷也。外邪內陷。治之能使漸透於表。表證日增。而內證日減。此卽正氣之充而漸復也。先見惡寒發熱。治之但使寒熱稍輕。而增見胸滿嘔吐不食。是風寒內陷矣。先見胸腹膨脹。治之但使膨脹不見。而轉見大便滑泄不禁。是正氣下脫矣。故有外證見增。而實爲醫之功。外證見減。而轉爲醫之過者。醫家病家於此。皆須有定識。定力。不爲搖惑。方能臨變不改。亦能臨變知改矣。



周慎齋曰脾氣虛而脈弦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發瘡脾氣虛而溼勝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患痢此邪尋出路也仍服前湯自愈

此與慎柔五書意同

朱丹溪治一虛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證日增畧不爲動正氣既充以治痢藥一劑迅掃之而病除矣此絕頂識力也又凡寒溼內伏必先用溫藥使化溼熱其化熱時痞滿昏倦反不如初時之神氣清爽也

更有猝然變症可駭者尤須有定識以鎮之如許叔微治李信道伏陽肢冷與破陰丹不半時煩躁狂擾曰此換陽也逾時果汗出而定此卽仲景所謂其人大煩口渴躁擾爲欲解也又趙晴初謂治某傷寒日久失下與

四物承氣加減片响腹中刺痛欲死口噤目瞪不省人  
事至天明下黑糞累累而解



讀醫隨筆卷四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  
一冊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論噫

論嘔噦

驚躍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少陽三禁辨

蟲脈蟲證

汗病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血痹瘧母合論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瘧疾肝體壞外證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滯滯  
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論瘧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黃疸黑疸

注冬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辨陽旺陰生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伏邪皆在膜原

瘀血內熱

勞傷陽虛發熱

末病尤當治本

利小便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風厥痙攣

附中惡五尸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厥逆奔豚腳氣攻心

虛損奇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略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讀醫隨筆卷四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凡人三四月天氣乍暑。腠理乍開。內氣不勝其散。而爲神昏發熱。體倦不思食之症。謂之注夏。世醫論之多矣。至于七八月間。暑氣初收。新涼乍來。腠理乍閉。而內氣久經夏汗外洩。其力孱弱。不能自充。多見肺氣下陷。呼吸短促不足之象。繼則連暑氣涼氣溼氣一齊吸收。皮膚腠之內發爲悞熱惡寒。體重肢倦。飲食無味。口渴不欲飲諸症。此與注夏之病。正相對待。一爲陰虛。天氣乍開。

而力不足於開也。一爲陽虛。天氣乍合。而力不足于合也。世醫論之者少。惟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有之。吾名之以注秋。而錄其文曰。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溼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燥。飲食無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而色槁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升陽益胃湯。又曰。勞役辛苦。腎中陰火沸騰。後因脫衣。或沐浴。歇息陰涼處所。其陰火不行。還歸皮膚。腠理極虛。無陽被風。與陰涼所遏。以此表虛。不任風寒。與外感惡寒相似。其症少氣短促。懶于言語。困弱無力。不可同外感治。補中益氣加柴蘇羌活。甚者加桂枝。最當此條。雖不言秋令。

而風與陰涼非秋氣乎。故乍涼見證每多如此。後條較前條尤重者。爲涼氣乍至。尤覺有猝不及防之勢也。又按注夏一病。前人有指爲三四月乍暑之時。卽見此證。有指爲長夏六月暑溼交蒸之時。而見此證者。竊謂二者當併有之。如乍暑見此證。盛夏未有不加甚者也。盛暑見此證。初夏未有不先兆者也。且病名注夏本統夏令三月而言。其病由于陰虛不任。疏散自是夏令之月。無日不然。而其機總發動于初夏。與初秋爲一開一合之對待。故以初夏見證爲當也。但時有初盛卽病有微甚耳。亦有初夏見證。至盛夏轉精神清爽者。此陽氣不足。經絡伏有寒溼。初時陽力不能伸達。非如陰虛。

者內氣先已不固。不勝天氣之再散也。其證多見煩燥。躁擾不似注夏之怠惰。少氣也是。又注夏之別一證矣。戴元禮以七月初涼見證爲注夏。殊覺名義未協。吾故創注秋之說也。

論噫

金匱痰飲篇曰。水在肝。脇下支滿。噫而痛。徐注曰。肝與少陽膽爲表裏。所以主半表半裏者。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少陽氣上出。衝擊而噫。如傷風然。喻注曰。火氣衝鼻。故噫也。按內經腎主噫。故凡太陽傷寒。寒氣深入。隨督入腦。爲熱所擊。則噫矣。太陽與督。卽少陰之部也。其脈皆與腦相通。噫者。寒熱相激。逐於脈中。致脈內作癢。癢

極突出。徐曰：寒束喻曰火衝。其義一也。惟不言肝腎相通而牽說少陽。殊屬無稽。夫肝水見噓者，肝寒感於腎也。且噓之來路有二：因寒束肺竅，熱氣撩於肺中而上冲者，其氣發於胸中，上過上膈之內而下出於鼻也；因寒束督脈，熱氣激於脊膂而上冲者，其氣起於腰俞，循脊上出腦頂之巔而下出於鼻也。一縷寒邪，孤行氣脈而不爲正氣所容，故衝擊而出也。本屬微邪，不足爲病。然見有早起必噓數十次，無閒寒暑而寒天校甚，婦人妊娠尤爲有礙，此不得爲微邪矣。治法宜仿肝水例，宣達肝與膀胱之陽，與肺氣相接，使水邪下伏，宿寒外攘，卽止。

論嘔噦

傷寒論溼病篇溼家下之早則噦此丹田有熱胸上有寒又太陽篇邪高痛下故使其嘔小柴胡湯主之邪者傷寒之邪也痛者熱之所鬱而激也又云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黃連湯主之脈經平嘔吐噦篇曰寒氣在上暖氣在下二氣相爭但出不入其人卽嘔而不得食恐怖卽死寬緩卽瘥朱丹溪曰呃逆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不得伸越者大凡人身四維有寒束之氣行橫竅之出入不利遂從直竅上衝又或寒壓於上熱鬱於下氣上升道狹不如其常則升氣沖激此皆作嘔噦也若腸胃秘結濁氣上蒸肝腎血熱火

氣上浮而無寒。遏於上者。不過愠愠欲吐。不至衝激也。乾嘔與噦。證有輕重。而因無異同。前人剖析太過。轉亂人意。按右論嘔噦。非論吐也。吐之病。有因寒氣從下上沖而然者。有因中焦胃熱肝熱而然者。有因外風襲胃者。

### 驚躍

常於欲寐未寐之際。戛然舉身振躍者。世皆謂爲血不養筋。而實非也。乃津不濡脈之候也。人身氣脈一動。周身百脈涌應。其中必有津以濡之。故能自然無礙也。若有一脈竟塞不通。則氣亦竟不至其處。亦遂寂然不動矣。無如脈終不能不通。氣終不能不至也。脈中津汁耗燥。一有不濡之處。或畧有痰絲以格之。則氣之既動而



窣窣而復動一控送之間而百脈爲之撼躍矣其動之所發無定處或起四肢或起胸中隨其氣之所觸而起也此象偶然一見不足爲病若欲治之惟甘涼生津而已凡小兒寐中多作此象俗謂骨氣撐長之兆實卽瘵格其氣也若大人逐日方寐卽見驚掣是爲痰盛是津虛之燥痰也生津爲主而祛痰佐之津盛則痰有所載而滑利易出也若血液虧虛不能養筋者當見肢節拘急不便或舉身振振欲擗然此風熱所傷與發汗太過之所致所謂筋惕肉瞤也是故心津虛燥之人往往神明散越欲寐之際心中無故驚惕四肢微有痠癢甚至累累不已令人不能成寐者其勢雖微病根反深若驟

因風熱與過汗者宜甘酸以養之。經謂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是也。若久病與無病而然者更宜大劑甘寒酸溫之藥生津補血以溉之。所謂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又有水飲沖心而發者必辛散淡滲兼滑潤之劑載痰上下分出以滌之。此又所謂心中憺憺大動恐如人將捕之者是心陽爲水邪遏抑而神不自安也。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表裏俱病者俱傷於邪也。非表邪實裏正虛之謂也。邪氣者六淫是也。試以寒熱明其例。

表裏俱寒者治宜溫中以散寒。裏氣壯而外邪可退矣。仲景於身體疼痛下利清穀先溫其裏後攻其表者是

指示大法如此其實表裏兩感於寒溫裏發表一時并用正不必分先後也。

表裏俱熱者治宜甘寒佐以辛涼解散如葉香巖溫熱治法若陽明府實者更先以苦寒鹹寒攻下之如服承氣大便得通而汗自出是也。二者表裏同氣故重在裏治其裏而表亦即應手而愈矣。即或表有未盡餘邪再畧清其表可也。若先攻其表不但裏虛而表不能淨。即令表淨而正氣受傷。裏邪又將從何路以驅除之。表熱裏寒者如其人素屬中寒而新感風熱治宜解表而已。如其人內傷生冷外傷風熱表裏俱屬新邪則治宜辛涼疏表之中佐以芳香理氣以化內寒。

表寒裏熱者。如其熱是因表邪。腠理閉遏所致。但解表而已。如其熱是溫邪。蘊結而表又新感風寒。輕者辛涼。疏其裏熱。而外寒自祛。重者寒力足。蔽其熱。治宜辛香。輕悍急。通其表。免致表邪久束。裏熱愈深。潰入經絡。滯血分。便難措手。但劑中宜佐涼滋。不可過燥。表解急。清裏熱。二者表裏異氣。故重在表。所謂先攻其易也。若先攻裏。不但表邪內陷。恐裏邪未易去。而表邪已堅矣。此法之大體也。又當隨時消息。病勢之緩急。以爲施治之先後。神明於法中。而非死守板法也。其庶幾乎大抵病由外陷內者。須開其表。而擄其裏。使邪仍從原路出也。昔人嘗謂少陰之邪。仍以太陽爲出路。太陰之

邪仍以陽明爲出路故凡外邪內陷日久者服藥後能轉見表證卽是邪氣退出也又如內傷飲食以致惡寒則攻滯之中必兼理氣內傷精血以致發熱則養陰之中必寓潛陽此又表裏互虛互實之治法也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舊說謂傷寒邪在陽經其脈浮邪入陰經其脈沈此浮表沈裏之大義也其實寒邪初感在表脈多沈緊而數不見浮也此事景岳已曾辨之矣邪入陰經惟寒邪直中者脈見沈緊若由陽經化熱傳裏者脈多洪盛未有轉變沈細者然則舊說非耶曰所謂陽經脈在浮者非謂其脈之浮也謂診者當於浮分診候其變象也陰經

脈在沈者非謂其脈之沈也。謂診者當於沈分診候其變象也。大抵初感外邪如屬風熱則脈浮。然風熱之象止見於浮。若重按則不見也。如屬風寒則脈沈。不能浮。然風寒之象止在指力初到脈皮之上。若重按至脈底亦不見也。且其勢有欲浮不得之意。卽此可見寒邪據表。陽氣不得外達矣。此邪在陽經則脈浮之說也。邪入於裏若屬沈寒。或寒溼從下受。直入陰經者。重按沈分必見細緊。若係熱邪入裏。外有寒束。則必見浮緊而沈滑矣。至傷寒由陽經化熱傳入陰經。只是邪氣內連。非邪氣內移。表邪全罷也。其脈當校病在陽經時更覺洪實。其邪氣之變象不止見於浮分。連沈分亦如是矣。此

邪在陰經則脈沈之說也。若表邪入裏而表分全退。只見裏證。此必內虛而致邪氣內陷也。或熱結於胸而爲神昏譫語。其脈必沈細而數。或寒陷於中而爲下利。足冷其脈必沈微欲絕。亦有沈緊而遲。邪盛正虛。比之邪氣直中者。更難挽回也。內連者是邪氣蔓延而正氣之力不敵也。內陷者是正氣全虛而邪氣據其巢穴也。直中者。雖亦正氣之虛。而邪氣單刀直入。尙未蔓延四布。盤踞未牢。故可急攻。稍遲亦無及矣。又有邪盛於表。正虛於裏。如所謂尺中微不可發汗。尺中遲不可下者。此猶虛處無邪。正當急補其虛。助正驅邪也。稍遲邪卽內陷矣。虛處有邪。便難措手。

### 少陽三禁辨

舊說謂膽爲清淨之府。無出無入。故邪在少陽。禁汗吐下。此說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人。而不知其不通之甚也。夫五苓瀉太陽之府。承氣瀉陽明之府。若少陽膽府。誠無如此瀉法矣。若少陽之經。本與諸經之氣相通。何得謂無出無入耶。吐下無涉於經。禁之可也。汗乃通經之事。而何以禁之。然則仲景不徑用桂枝麻黃者何也。蓋嘗思之。少陽之經行身之側。爲人身之奧區。凡人身前後部位大。則氣力大。兩側部位小。則氣力小。百藥下咽。皆藉膈中大氣以運行之。今兩側爲身之奧區。藥力總是先行太陽陽明。而後緩達少陽。如此則用藥者。



亦當以緩法行之。若徑用麻桂性急之藥，則直走太陽。陽明汗先出而少陽仍未到也。正氣又已衰矣。故用柴胡性緩之藥，又以人參柔緩者監制之。半夏下降者疏通之。無非緩緩橫撐之意也。故知少陽非忌汗也。忌急汗也。緩撐微降，斯藥力旁滲而達於少陽之經。邪乃得汗而解矣。不但此也。經謂邪在膽逆在胃，善嘔苦汁。溫溫欲吐。溫溫當作慍慍是邪在少陽，其氣上逆，本自欲吐。治以柴胡半夏降其逆氣，故不得比於胃中夾食。溫溫欲吐者，當遂吐之也。吐之則氣愈上逆而不降矣。是禁吐亦非因胆府之無出無入也。邪在少陽之經，每與手少陽三焦之府其氣相通。故少陽有心胸痞滿，卽屬於三焦。

矣。治法雖不用硝黃而必以黃芩黃連半夏理其痞結。以其邪在氣分故也。若有痰涎有形之邪結於胸膈則大陷胸大柴胡以及瓜蒌薤白旋覆代赭此皆少陽三焦之治也。亦何嘗不用下耶。大抵六府惟膽府之體同於五藏五藏受邪皆因六府牽累若直傷其藏卽死矣。膽之受邪亦因胃與三焦之牽累若直傷膽亦無治矣。故五藏受邪治在六府膽府受邪治在胃與三焦卽如踰垣上屋罵詈不避親疏皆胃實以致膽橫也。由此觀之緩汗微降治膽之經而陷胸硝黃之通胃與三焦者實以治膽之府也。

按陶節菴曰傷寒因下早而成滿硬痛者爲結胸未經

下者雖滿悶不硬痛此爲痞氣屬少陽部分宜從緩治  
不宜峻利觀此則予之前說非杜撰矣再邪傷太陽陽  
明則正氣辟易積於兩側稍久邪勢張大漸入兩側則  
有邪正分爭之勢矣故時時作嘔者上下相爭也往來  
寒熱者表裏相爭也身重脇痛不能轉側者正氣爲邪  
氣所逼僻處偏隅而不流利通行也此皆邪在於經之  
事若胸脇痛脹則入裏而在胃與三焦矣均無與膽府  
之本體也

此論邪入少陽  
之經脈部位也

又按膽主津液凡邪傷津液卽屬少陽不必入於身側  
之經也故胸滿驚煩往來寒熱小便不利一身盡重不  
可轉側者津液傷則氣機不利也或熱入血室晝日明

了夜則詰語者津液傷則血分受灼也。小柴胡乃養榮之方生津益榮以託邪也。胡玉海論陽明下證有云須先使邪氣浮動毒不粘連於肝乃可用大承氣下之。此卽少陽禁下之義也。明於津虛血燥之義則少陽之所以三禁與其所以有熱入血室證俱瞭然矣。少陽壞證爲多者津液傷則血失所養易爲熱邪所灼敗也。此論少陽之氣化功用也。

### 蟲脈蟲證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虻蟲心健忘。

關上脈緊而滑者虻動尺中脈沈而滑者寸白蟲腹中痛脈當沈若弦而反洪大此爲有虻蟲。

腹中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蟲

按喘疑當作垂

疳蝕其脈細數若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按蟲病多起於溼熱太盛木鬱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謂癆蟲是也大抵在腸胃者易除在經絡者難治其脈不外弦滑細數之兩途然亦有弦遲者胃中寒溼也亦有細澹者胃汁爲蟲所消耗也至於洞溪醫案所稱腸胃爲蟲蝕盡而人猶不遽死則怪誕之說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貧婦初覺七竅內如細蟲縈援數年後目盲皮膚枯槁而徧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靜偶一言動卽肢體無一不戰戰慄慄然者已十餘年矣今尙未死此必傷於微風化生

細蟲吸血傷筋也。大抵蟲證與痰證相類。痰多怪證。蟲亦多怪證也。爲暈眩昏厥。爲癩癩狂妄。爲吐利血水。爲皮膚頑麻。奇痛奇癢。爲四肢拘急。痿緩振掉。爲怪夢紛紜。不可思議。世稱人有患蝨瘡者。神農本草水銀。有殺皮膚中蝨之文。不誣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顴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并不破皮。後遂右半面常自覺振動。如吹大風狀。一日數發。已六七年。發時卽鬚尖亦手不可近。觸之。其痛徹心也。皮色如常。不腫不變。內外藥治。僅得小效。後挑出牙蟲無數而愈。平時牙并不痛。此亦奇證。與前貧婦之類。皆所親睹者也。

汗病

西席汪幼純先生。盱人也。家洪澤湖之蔣壩鎮。一日爲予言。吾鄉有所謂汗病者。每發於三四月間。一人患此。卽舉家傳染。同時並發。其證初起。覺毛聳。卽發熱昏臥。不省人事。不言不動。不食。但口渴索飲。日夜不休。若家有五六病人。以一人供茶水不給也。至六七日。必大發狂躁。汗出乃愈。未有藥治者。若不能狂躁卽不起矣。此何病也。予沈思良久。曰。此卽傷寒也。必冬日天之寒風。與湖之水氣相合。人自口鼻吸受。伏於膜原。不與榮衛出入之道相觸。故不卽時發。交夏心中陽氣當升而寒溼所伏。適當其衝。阻其升發之氣。遂相激而成病矣。西

醫謂人腦氣受傷則知覺運動之靈皆失。腦氣與心氣相依者也。心氣爲伏寒所撲。與手少陰直中之傷寒相似。此仲景所未言者。其年冬月有異風挾水邪而至。人受之者。斯爲病矣。故每三五年而一見。蓋與運氣相關也。未病之先。邪氣內伏。必當有頭腦時或沈重隱隱痛脹。心氣偶然一陣如悶之狀。治法。桂枝麻黃皆不合格。當以小青龍加生津藥主之。以中有桂枝細辛能入心宣陽而散寒水也。若欲預防。則先於立春之月。多服桂枝湯可矣。發病之時。脈必沈伏不見。或沈緊細數。未病之先。其脈必緊小不盛也。此不過一時據理擬議之詞。實未知汗病果何義也。嗣讀千金方。乃知汗病卽傷寒。



之別名也。俗每謂不可用藥。須俟自愈。枉死者多。是敝俗已千餘年矣。仲景辨脈有曰。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爲欲解也。情形與此符合。但未明六七日間。當用何藥。豈束手坐待耶。此病若邪重。當時卽發。卒倒無知者。卽爲手少陰中寒也。拙注仲景辨脈此條。謂其人躁擾。句是眼目。若無此。則煩噤乃氣脫也。觀此益醒。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肺中伏風有專寒者。有夾溫者。專寒是口鼻吸受風寒於內。其證噎欬不已。入夜尤甚。爲日稍久。肺氣不能清。肅卽挾水飲上犯。面目附腫。隱見青色。治之宜用溫散。如桂枝茯苓乾薑細辛。皆要藥也。夾溫是先吸受天地

亢燥之氣。肺中津液。爲亢氣擾耗。大氣出入。不得滑利。呼吸喘促。因之表氣不充。腠理不固。或衄。或寐盜汗。或勞汗。當風風寒。乘虛內襲。遂時覺惡寒發熱。肺氣愈不得暢。亢氣愈苑於中。時作噴欬。遇勞卽甚。痰涎乾結。成塊成裏。氣味腥腐。舌苔薄黃。乾燥唇焦。引飲脈象浮候弦而帶滑。中沈洪大而散。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甚至胸中腹中有一點結痛。是時正當仿大青龍越婢之意。以兩解之。卽愈矣。而醫乃有意深求。以爲此肺癰也。又不遵古肺癰治法。而用桑葉桔梗連翹銀花一派苦寒沈降之品。致溫燥之氣愈結愈深。毫無出路。噴唾膿血。而肺眞腐矣。當肺未壞之先。挽回得法。間有發爲斑疹疔瘍。

而愈者。然而難矣。其死也。面白唇枯。髮焦目陷。吾見屢矣。此病近時極多。醫者不可不知。內經勞風一病。證候與此相近。巢氏風熱候正引此文是因勞倦。津液內傷。風溫外襲。久不得出。蔓延於太陽少陰之經脈。以內達於藏。致肺腎藏氣爲之擾亂。浮越所以然者。正氣先傷。其力不能撐邪外出也。治之惟有滋助肝腎元氣。宣通肺與膀胱之經氣。需以時日。庶有瘳乎。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自古皆謂寒傷肺。溼傷脾。同氣相感也。展轉乃傷他經。今據吾所見。凡人久在溼地坐臥。寒溼之氣。盡從太陽少陰深入矣。內經謂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又謂清溼地。

氣之中人也。常從足胛始。況人坐則以足置地。臥多以背向下。故內氣充足者。邪氣不遠。內襲卽從膈髀上竄。脊脊過頂入鼻。一路筋絡牽引。痠疼脹急。此傷於太陽之經。而內連督脈也。重者卽菀爲腳氣矣。若內之眞陽稍怯者。邪氣卽從涌泉上入脛骨。而內侵腰俞背俞。先使腎陽不得下降。大便溏滑。小便赤澀。兩脛時冷漸漸。潮漫三焦。心胃之陽又爲所抑矣。甚者卽水氣凌心也。其始筋骨痠脹。精神猥軟。呼吸氣高。兩腿沈重。治之必仿少陰傷寒治法。而加以溫行溼邪之品。方能奏效。若僅治中焦。藥力不能與邪針對。無益也。若見其上熱。誤認爲熱。而以寒涼澆灌。其禍更不堪言。仲景辨脈篇清

邪中上濁邪中下一條卽此病之久延敗證也。前人指爲瘟疫者非是。拙著章句論之甚詳。

靈樞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又曰：厥成爲癩疾。金匱婦人篇中有曰：因虛積冷結氣在下。奄忽眩暈狀如厥癩。其敘瘧證也。亦有面赤足冷目脈赤背反張之候。是瘧厥初起皆由寒溼下受。上入脊腎陽不得下降。上衝於心。兩陽相搏於臆中。治不得法。積之日久。遂有熱痰膠固不可拔之痢證矣。嗣後飲食驚恐。風寒暑溼有感卽發。醫者以爲病在於心。專用牛黃犀角以清心熱。祛心痰。心氣愈虛。而邪愈癘。殊不知此寒溼下受之邪。太陽少陰之來路也。千金方謂小續命爲癩癘要藥。卽此

義矣。陶節菴槌法有曰：病始得之，無熱譫語，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諸證皆氣高不下，神明上越，庸醫不識，呼爲狂發，殊不知此熱結膀胱之證也。用桂苓散，卽五苓加味。石頑老人亦謂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哕，欲作痢者，五苓散最妙。此皆寒溼痼於下焦，大氣遏痹，不舒之所致也。熱結膀胱者，邪氣外束故也。

何子詹之子媳，有孕，患自兩足跟上腓腸入髀臂腰脊，過項上頂，復前至於鼻，一路皆脹，急痠疼，四肢懶怠，腰輒不支，脈六部沈緊，右手重按暑滑，此胎氣也。其病乃寒溼傷於太陽，內連督脈，用細辛五分，羌活二錢，藁本

威靈仙各錢半。兔絲子桑寄生巴戟狗脊白朮杜仲茯  
苓牛膝各二錢。決以三劑知。五劑已。果驗。其苦如脫。夫  
辛羌威藁牛膝。號稱傷胎。今既有病當之。又加強筋固  
氣之品以佐之。不但能防其偏。而且能助其力。故病愈  
而胎無傷也。若用參其歸地。便有妨寒溼而諸味不得  
展其長矣。

何子詹之孫。三歲先於七月患溼瘡。漸愈矣。微見溼。忽  
忽半夜發熱。日出始退。次日依時而至。醫遂以爲瘡。忽  
又大聲驚喊。目瞪昏厥。旋復如常。醫又以爲驚風。更以  
危言嚇之。越數日。乃邀診。至則見其精神委頓。面色慘  
黯。目胞下垂。四肢附腫。而左尤甚。頭面亦右溫左涼。舌

胎薄白。在後半部。脈息沈緊。審思良久。曰。異哉。此寒溼。深入骨髓也。疏方用桂枝。良薑。烏藥。香附。陳皮。菖蒲。服四劑。病無增損。而委頓彌甚。然脈息浮弦矣。因思邪從下上犯。此藥僅溫理中焦。宜無益也。於是用細辛。川芎。各五分。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牛膝。巴戟。蒼朮。杏仁。各二錢。決以三劑病已。至期果面色清亮。言笑有神。飲食倍進。疔腫全消。脈息暢大矣。惟肢體尙見微倦。舌尖有小紅纍。是虛熱也。用桃仁。杏仁。蛤粉。蒲黃。畧清結痰。繼用香附。青皮。白朮。雞內金。川芎。鬱金。黨參。山藥。調理脾胃。發水痘而復元。是病也。其初見發熱者。是寒溼從陰分上蒸。與衛陽交戰也。驚喊昏厥者。聲發於心。



寒溼內逼心陽。乍掩熱痰。乍涌於包絡。所謂積冷在下。狀如厥癰也。若作瘡後驚風治之。卽敗矣。若以子後發熱。天明卽止。爲傷食所致。而概用消導。亦危矣。諸醫以爲久病正虛。須用氣血兩補。其識更陋。夫患溼瘡月餘。而漸愈矣。誰復議其寒溼內伏耶。無怪血虛不能養心。不能榮筋之說紛紛也。水痘卽豌豆瘡。傷寒病後多有。見陶節菴書中。痘發於骨。益徵寒溼在骨之非臆說耳。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所謂水氣者。非必有形之水也。或外中於風寒。或內傷於飲食。或七情所感。藏氣虛實。自相乘侮。皆是也。夫五藏皆有中寒。而入心最急。古人論之矣。亦有脾陽不足。

下焦寒盛。自然心氣下陷。腎氣上凌。非關風寒外入者。此爲內虛。其勢較緩。而其本益深。又有飲食寒冷。及難化之物。坐臥不動。困遏中氣。自損脾陽。遂致水飲泛溢。膈上。心氣不得上升。卒然心大動。怔忡嘈雜。嘔吐大作。陰風內起。二便頻泄。不禁昏厥。不省人事。或無端自覺。悽愴不樂。或忽然氣悶。逼迫無賴。呼號求救。大喘大汗。腦痛如裂。皆心火不揚。爲水所撲之驗也。內經逆夏氣。則秋爲痰瘧。冬至重病。是心虛畏水之義也。金匱吐瘧。徐氏正如此說。脈經三部動搖。各各不同。得病以仲夏。桃花落而死。此心氣受傷。至次年心氣當王之時。有遇缺難過之虞也。大抵風挾寒自外入者。其氣猛而急。溼

挾寒自下犯者。其氣沈而銳。史載之嘗謂人之病寒水犯心者。雖治愈。亦不永年。此人世之大病。亟宜講明者也。若診脈見動而應指無力。其人慘悽委頓者。凶之兆也。茲將史氏所說條列如左。

水邪攻心氣。用桂與薑。壯心氣以勝之。其病狂言身熱。骨節疼痛。面赤眼如拔。而腦如脫。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凡脈之搏。以有所犯。而鬼氣勝之。則搏心脈之搏。腎邪犯之也。舌卷不能言者。舌固應心。而舌本又少陰脈之所散也。治之之法。不獨涼其心。而且暖行其腎。

涼字作溥字。說溥卽攻也。

心脈大滑而腎脈搏沈。以汗爲心液。今心脈大滑。則水

犯之而動故汗也。此心氣先爲寒水所遏而漸透重陰者。日六脈沈重而濁渾革至如物制之。此爲腎寒太過也。如物制之四字。眞爲動脈傳神。

心脈搏滑急爲心疝。小急不鼓爲瘕。故曰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此心氣不足血爲寒邪所犯也。凡脈之滑而搏者皆津液壅結之故也。

元氣虛弱腎氣不足。膀胱氣虛。衝任脈虛。丈夫癢疝。婦人癢閉。其脈六脈皆動。細數而輕弦。腎脈小擊而沈。膀胱澀而短。此二節皆寒溼久結。心氣漸爲所抑者也。

元氣虛乏。腎水極寒。發爲寒戰。冷汗自出。六脈微細而沈。

寒邪犯心則腎脈必擊而沈。心下大動不安甚則仆倒。

宜先暖其腎。後保其心。此心氣虛而卒乘之者也。內經赤脈喘而堅。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故勞心太過者。火衰而水易乘之也。

溼氣寒氣之勝。同犯於心。心氣上行。不得小便。

腎水之勝。凌犯於心。經言心氣上行。痛留眉頂閒。甚則延及胸。頭痛。腦戶閒痛。宜暖其腎。

寒邪犯心。血氣內變。傷損於中。因而下注。赤白。此病世之罕有。蓋傷犯人之極也。其證發熱如火。頭身俱痛。色如紫草。汗如膠涎。如茶腳。不急治之。殺人反掌。毒痢傷人不一。惟水邪犯心最重。凡人初患痢。先發寒熱頭痛。卽是寒邪犯心。此專就痢疾辨之。卽所謂下利身熱者也。

案右列諸證。有緩有急。有輕有重。其脈有微細。有弦緊。

有搏大滑動大抵邪淺犯於心氣運行之部而內感於心者其始邪在氣分則脈弦滑日久邪入血分則脈細緊矣若大邪直中心之本經而內犯於藏其乘心虛而侵之者脈多細濇其心氣實而強邊之者脈多搏大滑動也備臚諸證而不及悲傷不樂者悲傷不樂寒燥之輕邪也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傷寒以小柴胡爲和解之方後人不求和解之義囫圇讀過隨口稱道昧者更以菓子藥當之竊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氣之極雜者也寒者熱者燥者溼者結於一處而不得通

則宜開其結而解之。升者降者斂者散者。積於一偏而  
不相洽。則宜平其積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熱并用。燔  
溼并用。升降斂散并用。非雜亂而無法也。正法之至妙  
也。揆其大旨。總是緩撐微降之法。居多。緩撐則結者解  
微降則偏者和矣。且撐正以活其降之機。降正以助其  
撐之力。何者。雜合之邪之交紐而不已也。其氣必鬱而  
多逆。故開鬱降逆。卽是和解無汗下之用。而隱寓汗下  
之旨矣。若但清降之。則清降而已耳。非和解也。但疏散  
之。則疏散而已耳。非和解也。和解之方。多是偶方復方。  
卽或間有奇方。亦方之大者也。何者。以其有相反而相  
用者也。相反者。寒與熱也。燥與溼也。升與降也。斂與散。

也。

### 血痹瘧母合論

金匱論血痹曰。尊榮人骨弱肌豐盛。重因疲勞。汗出而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此卽內經所謂厥逆顛疾。仆擊偏枯。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蓋尊榮肥盛。是素本氣虛。血滯之質矣。疲勞汗出。則氣傷津耗。氣不足以運血。津不足以載血矣。而又繼以坐臥不動。加被微風。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爲之凝滯矣。凡氣怯津虛之人。忽遇勞倦。卽氣血沸騰。旋復靜息。卽氣血澄凝。忽駛忽停。失其常度。卽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痹作矣。尊榮豐盛。不過爲氣虛血滯立影。其實農工力食之人。年歲稍



高。卽多此證。爲其汗出衣薄。風寒屢襲而不已也。瘧疾  
日久。多成瘧母者。卽血之所積而痺也。大寒大熱。二氣  
迭乘。寒至卽周身血液爲之結滯。熱至卽周身血液爲  
之奔駛。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渣滓。前血未淨。續  
來之血。行至此處。必有所挂。積之日久。而癥塊成矣。此  
卽血痺之機括也。但血痺之證。散在周身脈絡之中。而  
瘧母則結聚於內膜之一處。要其痺皆在經脈絡膜。而  
不在腸胃。故治之總宜紅花蠶蟲曲折搜剔。不宜大黃  
芒硝之直下而迅掃也。吾每於力食之人。患偏廢注痛  
者。率以補氣破血施之。瘧母則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  
捷。此卽從仲景隨甲蠶蟲抵當化瘀諸方中來。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中風者入閒第一大病也。而金匱論之甚簡。吾初亦怪仲景之太率畧矣。細攷其義。乃知察脈審證施治之法。已提綱絜領而無遺也。後世論中風者。分中經中府中藏。而口歪眼斜。流涎吐沫。偏枯不遂。四肢拘急。痿軟癱瘓。呼吸喘促。統列爲中風之證。而不辨其陰陽虛實也。大秦芫湯。排風湯。八風湯。續命湯。諸方。統列爲治中風之方。而亦不辨其陰陽虛實也。河閒以爲火。東垣以爲氣虛。丹溪以爲溼熱生痰。未有辨別陰虛陽虛者。所立之方。終未有出小續命之範圍者也。王節齋始暢發陰虛之論。葉天士始重講陰虛之治。一洗前人慣用辛燥

之習而又遺陽虛一層矣。後靜讀金匱脈遲而緊是陽虛之寒證也。其下繫以口眼歪斜四肢拘急口吐涎沫諸證脈遲而緩是陰虛之熱證也。其下繫以心氣不足胸滿短氣緩縱不收之證。黃連瀉心湯治心氣不足吐血者義與此同前人

所稱邪盛爲真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陽虛挾寒之條者也。所稱正虛爲類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陰虛生燥之條者也。故知陰虛陽虛爲中風兩大關鍵而真之與類正無庸瑣瑣也。何者二證之本皆由正氣大虛轉運之權無以自主而猝爲時令升降斂散之氣所變亂以失其常度也。陽虛者遇寒冷之令其陽氣不勝天氣之斂抑故多病於秋冬。陰虛者遇溫熱之令其

陰氣不勝天氣之發越。故多病於春夏。挾寒者氣內結。多現外感之象。世遂以爲真中矣。挾溫者氣外泄。多現內虛之象。世遂以爲類中矣。治之之法。虛有微甚。卽藥有重輕。不待言也。所尤當辨者。陽虛有陰盛。有陰不盛。陰虛有陽盛。有陽不盛。陰盛者爲寒冷。治之以重熱。陰不盛爲寒燥。治之以溫潤。陽盛者爲慘熱。治之以涼潤。陽不盛爲虛慘。亦治之以溫潤也。大抵陽虛之治。藥取其氣。氣重在辛。陰虛之治。藥取其味。味重在酸。而總須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陽虛血必凝。非此無以撥其機。陰虛血必滯。非此無以通其道也。或曰。氣旣虛矣。而復活其血。不速之脫乎。曰。固其氣。則不脫矣。且活血者。正以

疏其機關爲氣之脫者。闢歸之之路也。西醫謂病此者。腦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陽衰而水凌也。死血者陰虛而血沸也。皆中氣暴亂激之。以至腦也。上古之世。所謂眞中。必感異風。猝傷腦氣。以致仆倒。稍延卽內變五藏而不治矣。其證不數見。故仲景不論也。華佗中藏經巢氏病源候論中有灸法。宜并攷之。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虛勞損極。統謂之勞。內經論之詳矣。其緒旁見側出。令人難尋。惟四烏則骨一箇茹丸一方。純從血分。攻補實開千古治勞之妙訣。難經剖析損至脈證傳變。補內經所未及。至仲景則治法大備矣。小建中湯治勞之初起。

也。復脈湯治病後之陰虛不復也。薯蕷丸治久病大虛純補之劑也。大黃蠱蟲丸治久病血痹通脈生新之劑也。其義卽發原於四烏則骨一蘆茹丸諸方。或攻或補。莫不從血分講求。手法蓋勞病乃先因氣虛久之氣不能運。血衛陽內陷。津液又爲所燔灼。血行不能滑利。而因之瘀痹矣。東垣立補中益氣湯。是杜漸防微之意。非正治之法也。後世不明此義。以參芪爲補虛治勞之藥。往往氣壅不利。遂以爲不受補矣。又或重任桂附。而覺燥熱。遂以爲不受溫矣。不但此也。人世眞勞病少。假勞病多。吳師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風寒咳嗽。飲食停滯。誤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卽用涼潤。遂逼入勞門矣。此等

病治法更宜重用溫散於攻血藥中爲其風寒邪氣爲藥所逼固結於血分也近醫只用清涼澆灌枉死纍纍眞可憫也讀張石頑勞損門治案悉仿烏則蠱蟲之義或令便血吐血使瘀盡而病除又有用辛溫透表之法使汗出而邪盡眞開千餘年之蒙昧而上接仲景眞傳者也私嘗綜核此病原委凡由勞倦憂思內因而起者亦必兼挾外邪以正氣內陷外邪卽相隨而入也其脈多弦芤或緊澹治宜補正而兼去邪攻血以開結塞生津以活脈絡疏氣以鼓陽撐邪補血以安中潤下命門火虧者兼用補火脾肺氣虛者畧兼補氣猶且不可重用補氣驟用補火更斷斷乎不可破氣也予每用溫散

發表之藥與沈銳攻血之藥以開其絡而鼓其氣佐以生津使之脈絡滑利佐以補火使之元氣溫固卽補氣且少用矣況破氣之降泄乎況寒涼清肅之撲滅元陽乎凡由風寒暑溼外因而漸致者其脈多緊細或弦滑重用溫裏發表以鼓陽撐邪攻血理氣以開結降濁不但補血降氣不可妄用卽生津補火且不可濫施何者其人陽氣素弱者至此必水飲內結其人陽氣素盛者至此必溼熱內菴水結者宜重宣散熱菴者宜兼涼泄故生津補火二者皆微有不合也至於用藥之法甘酸者可取味而苦辛者必取氣氣走而味守也內因之治宜走守并用外因之治宜重用走若苦辛用味味厚不



走恐苦積而化燥。辛積而化熱。故連柏薑桂皆慎用之。其羌活藁本細辛威靈仙防風薄荷三稜莪朮薑黃鬱金蟲蠶蟻蝻之屬能散邪氣而不破正氣能攻瘀血而又不壞新血皆治勞之要品也。況近日外因勞病多是寒溼下受上入少陰腎經命門真火爲邪氣衝越不得歸根。漸見上熱下痿喘促洩泄夢魘鬼交其脈形尺中動弱或弦濇諸品尤爲救命仙芝矣。脈經曰沈而滑爲下重亦爲背脊痛卽此脈此病也。是理也不但市醫無從夢見卽高明博雅之士一聞此說亦不免胡盧醫法之失傳豈一日耶。

篇中所敘要品諸藥非謂專以諸藥成方也。謂此乃

治病之正藥。當與補虛之藥。并用爲佐使也。世人於此病。只認定一虛字。全不推求。所以致虛之故。無怪熟地當歸。人參白朮。龜板鼈甲。豬髓羊腎。日日貪餌。至死不悟。若夫真正虛損。不挾外邪者。無論先天不足。後天戕賊。皆以金石之精血。肉之華爲填補妙品。今人不敢用金石。而血肉又但取渣滓。閒或偶用金石。亦屬煅煉太過。精氣全銷。只能傷人。不能益人矣。況不對證。其禍更烈。此正調所以絕響。而沈疴永無救挽之期也。子身患此。以重用石藥。得延殘喘。而韓飛霞自謂餌鹿峻以補先天缺陷。其效彰彰。此治真虛之法也。虛損病中之萬一耳。此外又有傳尸鬼注。

世稱勞瘵此乃蠱蝕怪證不在虛勞之列其治法須重用殺蟲攻血亦不在虛勞治法之中別出可也

瘧疾肝體壞外證

西醫謂人以瘧死者其肝體每大於常人二三倍故病瘧者摸試肝大卽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溼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溼內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熱血行一駛一澄度數失常遂致瘀結矣西醫以爲此卽中醫所謂瘧母其實非也瘧母不得爲死證且其部位多在兩乳開下與肝位甚遠竊以爲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脇脹痛不能轉側之證仲景曰肝中風者頭目暈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如阻婦狀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

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蓋肝之體後近於脊  
下藏於季脇一經脹大便僵痛不能俛仰轉側矣甚則  
腰不能伸而行偃矣其敗也上下氣絕下爲大便滑泄  
注液五色小便膿血膏脂時時欲起煩躁不寧少腹拘  
急不仁兩肋骨如毆傷脇內脹極欲人重按其上膝脛  
時時轉筋神昏詘語嘔噦不納水穀目直欲脫不能見  
人脣鼻青慘或面色紫濁脈象牢堅硬如鐵箸如此者  
予之短期矣所謂摸試者揣其季脇空輭之處其內堅  
硬脹急卽是也吾得此義凡治瘡疾必問其未發之先  
與既止之後腰脇脹痛不轉是肝體已大矣若正發之  
時腰脇脹痛瘡止卽愈者是血尙未壞卽預加行血藥

詩醫隱筆 卷下  
三  
於劑中以疏之。往往默收奇效。時人不知用藥之義。有指爲怪僻支離者。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前人皆謂富貴之病利用補。貧賤之人利用攻。初未臨診之時。亦深以此語爲然。乃至今而覺其非也。富貴之人。安居厚奉。藏府經絡。莫不痰涎膠固。氣機凝滯。不能流通。故邪氣據之。而不得去者。非正氣之不足。乃正氣之不運也。治之宜重用攻散。且氣血充裕。能任攻散者。正此輩也。若重之以補。是益之滯矣。貧賤之人。藜藿不充。敗絮不暖。四時力作。汗液常泄。榮虛衛散。經脈枯槁。及至有病。初起隱忍。勞役不輟。勢至重困。乃始求醫。故

其邪氣之不去者。非正氣之不運。實正氣之不足也。治之須助正氣。正氣一充。其氣機之流利。自能鼓舞驅邪。非似富貴安逸者之氣滯。必待重施攻散也。吾每診貧賤力食之人。病脈或粗大挺硬。或短弱細微。起伏總是無力。應指總是少神。求似富貴之脈之洪滑搏結者。殊不多觀也。蓋富病屬氣。血之鬱滯。貧病屬氣。血之匱乏。若謂筋骨柔脆與堅強之不同也。此在無病時則然耳。每治貧病。佐以參朮歸地。其效甚捷。此無他故也。地瘠者。易爲漑氣。滑者。易爲滋也。內經曰。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是溫助其氣而運之。形已苦者。不得復開泄也。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苦。病

生於脈治之以灸刺是形樂者皆有血實決之之義也。若攻苦之士家徒四壁謀道謀食百計經營此又不得與膏粱酣豢者同論矣。故形苦志苦病生於困竭治之以甘藥謂表裏榮衛俱不足也。形苦宜補形樂宜瀉不校然可睹耶。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東垣謂參朮補脾非以防風白芷行之則補藥之力不能到。慎齋謂調理脾胃須加羌活以散肝結。此皆發表散氣之品也是能運補藥之力於周身又能開通三焦與經絡之滯氣也。此外尚有川芎烏藥香附降香白檀香鬱金皆可選用以皆芳香有通氣之功也。防風秦艽

尤爲散中之潤。若味辛者不可混用。味辛則燥。能耗津液矣。

滑伯仁謂每加行血藥於補劑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藥如紅花、桃仁、茜草、歸鬚、茺蔚子、三棱、莪朮之屬皆是也。葉天士亦謂熱病用涼藥。須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蓋凡大寒大熱病後。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瘀血。若不驅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爲勞損者。又有久病氣虛。痰涎結於腸胃。此宜加滌痰之品。如萋皮、焦查、蒲黃、刺蒺藜、煅牡蠣、海蛤粉、海浮石、青黛、煅石膏。皆可隨寒熱而施之。行血之藥以水蛭爲上。蝨蟲、廕蟲、蟻、螬次之。壞痰之藥以礪砂爲



上礞石早莢次之。今人已不敢用矣。痰本血液，非津水之類也。世以茯苓澤瀉利之，血屬有形，痰積膜絡曲折之處，非潛搜默剔不濟也。世以大黃芒硝下之，大謬。著有痰飲分治說，仲景抵當湯丸解，具在集中，可以互覽。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滯澀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虞天民曰：水腫之病，因脾土氣虛，肝木氣逆，而水溼妄行也。雖有停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參朮爲君，佐以清金利溼去熱，卽有十全之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中，土氣外溢而黃也。故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土氣之敦阜，鐵粉青皮之

類以平木氣之橫逆加以麴蘖助脾消積黃退之後再用參朮以收全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病互易而治禍不旋踵

胡玉海曰傷寒至舌苔黑邪氣已入太陰可更衣散下之服後或一周時大便無有不解者如服到解而不解之時肝藏已無粘滯毒盡歸於闌門可卽用大黃下之何則人之眞陰藏於肝大黃爲脾經之藥必待毒不沾連於肝方可用之如此分其先後則眞陰不傷元氣易復也按此必先用甘寒生津活血之劑清血分之熱使熱毒浮載於空分乃可隨渣滓而俱下也若毒在血脈而攻其腸胃則津氣俱傷血分之菴毒愈滯着無出路矣肝卽血分也脾卽腸胃也

右二條卽氣分血分之辨也病在氣分與在血分其治

自不可混在氣分者。其邪氣虛懸無所滯着。可以徑汗  
徑下。邪氣卽隨汗下而出。若浸淫於脈絡曲折之處。滯  
戀不能流通。則必須提出歸於氣分。然後可以盡之。而  
不可徑行迅掃也。其所以提歸氣分之法。有用緩緩擗  
託之法。屢使微汗。以漸達於表。有用滋血生津之法。使  
津液充盈。浮載邪氣於表。然後一汗而盡之。有用輕輕  
攻下之法。屢使腸胃清空。膜絡邪氣逐節卸入腸胃。以  
漸而淨。又有用酸澆收斂之品。於大黃芒硝牽牛巴豆  
之劑中。使腸胃四維膜絡之邪。舉吸攝出於空中。隨渣  
滓而俱下也。有用補血益氣之法。以運之。有用破血化  
瘀之法。以搜之。仲景以承氣治燥屎。以抵當治畜血。痘

疹家謂用紅花紫草使血分鬆動而易透出其義大可思也。

向來邪氣入藏入府之說。府藏卽氣血之別名也。析而言之。有經絡之氣血。有藏府之氣血。在經絡之氣分爲寒熱走注。在經絡之血分爲疼痛麻木。在府其神志清明。在藏其神明昏憤也。夫邪氣潰入血分。與血液合爲一體。是血液之質必壞矣。治之必通泄其既壞之血液。或有黃臭汗出。在經絡者。或下污穢雜汁。在藏府者。皆外邪之變亂血液也。若內傷之病。血液自壞。或爲乾結。外爲枯瘵。內爲血癩。或爲溼腐。外爲癰疽。內爲五液注下。或爲泛溢。血化爲水。變見臃腫。卽血分水分是也。

在經絡猶有可治。在藏者。新血無從生。卽敗血無從去。

矣。總由氣分之菀結太深太久。濁氣無所泄故也。治之必用前節託補諸法。使邪能撐出。氣分方有希冀。蓋血分之病。總以氣分爲出路也。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氣如火。從腳下起入腹者。此虛極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藥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調貼涌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證果係勞怯之人。固從陰虛法治之矣。若壯實之人。有此則溼鬱成熟之候也。予嘗冒雨徒行衣溼。得此證。以蒼朮黃柏加防己牛膝等藥作丸服之。而愈。後累治數人。皆效。誤作陰虛。卽成癩證死矣。竊維臨診以來。每見

患寒溼之證。如筋胃疼痛。四肢困頓。咳嗽哮喘者。多自  
言有一股熱氣。從臍處上衝。繞背入心。或言有熱氣從  
腳心上衝少腹。或上衝臍脾。入於脊脘。更有直上腦面  
者。莫不自以爲熱。求用涼潤滋陰之劑。子概置不顧。只  
照寒溼本證。再加入羌活白芷細辛藁本威靈仙生附  
子。在腳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鬱金薑黃  
降香三棱莪朮活血之品。卽吐血咳嗽。證似勞怯者。亦  
皆酌用此法。無不應手取效。可見此證。總由寒溼滿布  
經絡。衛氣不能暢達。而錯道以入於脈中。或抑遏於皮  
裡膜外夾縫之處。隨左升右降之大氣。而轉旋也。其自  
覺大熱者。固由此氣之鬱久。熱性太過。亦因體中寒溼

氣盛真陽已滅。遂映之而倍覺其熱也。其從臍上衝者。臍乃小腸之部。人之飲食必待入小腸始能化精氣以行脈中。化悍氣以行脈外。氣管血管皆由小腸上達心肺。而內通藏府。外布周身。今寒客於小腸之脈外。左府閉塞。飲食新化之熱氣不能勻布。三焦五經并行而涌溢於脈中。遂覺熱盛於常矣。故其熱之起也。多在食遠。或天明陽氣上升之時。不似陰虛陽亢者。必發於日晡也。胸中多煩悶。四肢多惡寒無力。又不似陰虛陽亢者。之煩躁不安。神氣浮越也。前賢論此者。丹溪家以爲陰虛陽亢。東垣家以爲陽虛下陷。未有指爲寒溼者。而歷數生平所治。又無一不是寒溼。心痛疑之久矣。得虞氏

此論爲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語。信不誣也。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凡表邪之傷於外者。只以邪氣所傷之部位論之。不必內動藏氣也。卽令病久。藏氣亦爲擾累。要總以邪氣所傷之部爲主。病在何部。卽證見何部。無難察識也。惟藏氣內傷。病隱於內。證見於外。各有定象。察之不真。每易混淆。何者。五藏外應之候。每多相似。難於拘泥。況又有兼藏之互相出入。故辨之不可不預也。茲撮其要約有數端。一在經絡所行之部。如太陽少陰行身之後。陽明太陰行身之前。少陽厥陰行身之側是也。一在氣化所充之部。如脾主四肢與唇。肺主鼻與肩背。肝主宗筋乳



頭與目。腎主二陰。腰脊與耳。心主面與舌。是也。一見於藏氣之功用。如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脾主中焦。升降諸氣。是也。一見於藏氣所主之體。如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毛。腎主骨。是也。一見於色與色之部。色卽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之五色。部卽心額。腎頤。脾鼻準。肺右頰。肝左頰。及靈樞所敘面之色部。是也。以此數者互合攷之。病之所在。當無遁矣。但其中尤以藏氣之功用爲主。經所謂省察病機。無失氣宜也。察其前後數日證象之遞變者。其機屬於何藏。卽可瞭然病之所屬矣。凡五藏眞氣自病。未有不相乘剋者。如肝病克脾。或脾虛爲肝所乘。莫不先病之藏。其證

先見後病之藏。其證後見。內經曰。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此之謂也。故察外感者必明五行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察內傷者必明五藏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

論瘧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朱丹溪謂前人以剛柔二瘧分屬風溼者非也。當以虛實分之。剛瘧屬外感。宜栝樓桂枝葛根湯及承氣湯之類。柔瘧屬內傷。宜四物八物補中益氣之類。愚按此明暗參半之論也。剛柔二瘧皆屬於實。其虛瘧乃別一證。不得以柔瘧當之。蓋有風寒之瘧。有溼熱之瘧。有產後之瘧。有熱病之瘧。風寒之瘧是風寒凝滯津液。筋脈不

能濡潤舒緩寒性收引故拘急也。溼熱之瘧者卽內經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痠短小筋弛長痠短爲拘弛長爲痿者也。產後之瘧雖由血虛亦由風寒若不傷風寒者卽血虛不能成瘧故風寒之瘧有剛有柔寒盛爲剛風盛而內熱卽爲柔也。溼熱之瘧有柔無剛二者體各不同同歸於實惟熱病之瘧靈樞熱病篇曰熱而瘧者腰折痠瘕口噤齒齟也此則津枯血敗筋無所養之敗證也謂之虛瘧而何有剛柔之辨耶。徐靈胎謂瘧爲傷寒壞病仲景諸方未嘗一效是不知剛柔二瘧之病情而并不知虛瘧之治法也。風寒之瘧屬於太陽卽產後風寒亦太陽也。桂枝葛根主之產後佐以養血可矣。溼熱

之瘥。與熱病之瘥。有屬於陽明內實者。承氣主之。其熱病之屬於厥陰者。是腎水枯而肝風逆亂也。四物尙不對證。豈仲景實證諸方可施者乎。擬大劑生地少加桃仁搗漿沖服或再加防風仲景猪膚湯法亦可用。夫虛實者以體氣言也。剛柔者以病形言也。剛柔二字。只以分風寒溼熱之輕重。若細求之。卽剛瘥亦何嘗不由津氣之不足。津充氣旺。卽風寒深人亦何至成瘥耶。

瘥有寒溼外束。陽氣內伏而然者。脈緊無汗是也。有寒溼下沖。陽氣上格而然者。面赤足冷是也。其證頗與腳氣相類。腳氣有沖心者。是寒溼由下從氣化而上。沖于裏。此乃循經絡而上。沖於表也。上下之升降既格。表裏

之噓吸亦閉而大氣臏鬱於脈中矣。故脈伏而堅直也。脈沈細者陽氣內伏也。脈洽洽如蛇腹暴脹大爲欲解者必其脈由沈細變見粗長而軟是溼中生熱有溫潤之意。津液漸見流通陽氣之機撥動與寒溼戰於中焦故相激而爲腹脹也。此乃剛瘧由陰化陽之轉關也。與柔瘧無涉。與虛瘧更無涉。

仲景論列瘧證多條并不執定剛柔二字。讀者須就各條研究其義不可專以剛柔二字橫住胸中。夫病瘧者其人平日必溼重而氣滯或血燥而氣濇也。平日已有不能運化津液濡養筋脈之勢。及風寒傷之無汗而津愈凝矣。風溫傷之多汗而津愈耗矣。此初起病卽見瘧

者也。大致一緩不復瘥者爲輕。時緩時急。一日數見者爲重。在經與入裏之分也。發熱二三日而瘥者如未見汗。筋骨疼痛。仍卽剛瘥也。已見汗。有陽明內實證者。仍卽柔瘥也。病久而瘥。表裏證俱不見者。氣敗而津枯。血燥之死證也。其證必時緩時急。時迷時醒。蓋凡瘥者多兼見厥瘥之實者。昏迷反甚。而口閉手緊。瘥之虛者。謔妄無常。而口開手撒。如中風絕證也。中風有見瘥者。有不見瘥者。瘥有因風者。有不因風者。前人或以瘥卽中風者。亦謬也。又有身俯不仰。四肢踈曲。頭膝相抵者。在新感爲邪中。陽明在久病爲陽明虛竭。陽明爲氣血之海。而五藏六府之所稟也。困敗如此。藏府何所稟而活。

耶校之反張上竄者尤爲難治而其死尤速也

### 黃疸黑疸

黃之爲色血與水和雜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亂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溼熱薰蒸肌理緩縱脈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滲出與液相雜映於膚泄於汗而莫不黃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爲攝血分之溼熱而宣泄之也溼熱去則脈管復堅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濁分矣陰黃者以其本體內寒也虛陽外苑與溼相搏肌肉腠理之間仍自溼熱非寒能成黃也陽黃色深厚者熱盛則津液蒸腐化爲黃粘之汁與血相映故色厚也陰黃色暗澹者無根

之熱不能蒸腐津液。盡化稠粘。而水多於血。故色澹也。夫血之所以旁滲者。以血既爲溼。所停凝而前行有滯。氣又爲熱所逼迫。而橫擠有力。加以肌理鬆弛。而血因之旁滲矣。畜血發黃。亦此理也。內經謂痺成爲消。中溼熱菀久而化。燔火也。亦有消成爲痺者。燥火得涼潤滋清之劑。已殺其勢。未淨其根。餘酸內灼。轉爲溼熱也。黑疸。乃女勞疸。穀疸。酒疸。日久而成。是腎虛燥而脾溼熱之所致也。腎惡燥而脾惡溼。腎燥必急需他藏之水。精以分潤之。適值脾溼有餘。遂直吸受之。而不覺併其溼熱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腎濁氣。淫溢經脈。逐日飲食之新精。亦皆爲濁氣。所變亂。全無清氣。挹注周身血管。



不得吐故納新。遂發爲晦暗之黑色矣。第微有辨焉。其腎水不甚虛。而脾胃自虛。濁氣下溜者。病在中焦。爲易治也。其色黑而浮潤。腎水虛甚。吸受脾之濁氣。如油入麩。深不可拔。病在下焦。其色黑而沈滯。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腎利水。卽小柴胡。茵陳五苓是也。陰黃者。黃連枳實。諸理中湯主之。治下焦者。滋腎補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腎丸。大補陰丸。加參者可也。必待肺氣已充。腎陰已復。始從清胃利水。若陰黃者。茵陳四逆主之。總須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紅花。茜草。丹參之類。爲其已壞之血。不能復還原質。必須化之。而後無礙於新血之流行也。

注冬

前人有陰虛注夏之說。余又創陽虛注秋之說。近察人  
間之病。似有可名。注冬者。常見有人每交冬令。卽氣急  
痰多。咳嗽喘促。不能見風。不能正眠。五更以後。卽須危  
坐。面色倉黃。顴頰浮腫。腿痠背脹。舉動不便。飲食二便  
如常。亦或赤澹溏泄。春分漸暖。始漸平愈。此乃脾腎之  
陽兩虛。腎中水邪。上溢於肺。脾中溼邪。下溜於腎。上下  
溼熱。濁陰瀰漫。肝陽疏泄。宣發之性。抑鬱而不得舒。其  
人目胞浮而似腫者。脾氣滯也。目光露努而少神者。肝  
氣滯也。故必待木氣得令許久。肝氣始能升舉。始能泄  
腎邪而醒脾陽。與內經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之證相似。

然傷溼爲新病。此乃逐年如此。至時卽發。形同痼疾。得不謂之注冬乎。朱丹溪謂逐年入冬卽患咳嗽者。時令之寒束其內熱也。先於秋月泄去內熱。使寒至無熱可包。則不發喘矣。卽此證也。第泄熱之說。猶有可議者。此證雖因內有溼熱。實因陽氣虛弱。寒溼在表。三焦不得宣通。始蘊蓄而成痰熱也。雖無表證。實由表邪。治法當以苦淡清其裏。辛溫疏其表。苦淡如二妙散。胃苓湯之屬。辛溫如荆防敗毒散。沖和湯之屬。古用越婢半夏湯。麻黃石膏并用。最爲有義。若年深歲久。痰涎膠固。寒溼深刺筋骨者。更非海浮石。海蛤粉。瓦楞子。煨牡蠣。焦查。桃仁。赭石。礞石。不能滌其痰。非細辛。羌活。白芷。葛根。諸

品不能攻其表。非黃柏側柏胆草柴胡苦參大苦大寒。不能泄其濁而堅其陰。且宜先於夏月乘陽氣宣發之。令預爲加減。多服使筋骨腠理無有留邪。腸胃三焦無有伏溼。則陰邪下泄。眞陽外充。臏中泰然。百體俱適矣。其補藥止宜兔絲杜仲牡蠣海螵蛸苦堅鹹溫鎮固腎氣。不宜薑桂辛烈灼陰也。更不宜承氣陷胸重泄脾腎眞氣也。若以蘇杏降氣。則伐氣而上虛。芪朮補脾。則助邪而中滿。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凡生冷堅硬難化之物。過食停於胃脘。以致發熱氣喘。胸口結痛拒按。大便秘結。有五六日十餘日不動者。全

似結胃而斷不可以大小陷胃法治也。陷胸是因誤下邪氣內陷與內痰相裏此乃初起卽見結痛是有形之物阻塞氣化非氣化壅結也。若依陷胃治之洞腸穿胃形氣俱傷矣。其證兩側頭痛是食阻少陽之生氣也。舌苔或白厚或黃厚而上覆以黑是胃脘之血爲冷食所逼而停凝也。舌尖起小紅粟纍纍甚則紫黑延及兩邊心熱如焚口乾索水而不欲咽是胃陽不能幹運而上越又挾有死血也。故小兒傷食寒熱病愈後多有吐血證及內痛證。數口及下血一二次者此也。凡寒熱多挾死血也。三五日有飲水無度者是宿食蒸腐化熱也。此時徧身悞熱神識昏迷胸高氣粗若誤作溫毒治以涼解陽氣泄傷食轉不化而洞下矣。亦有肢冷額熱

困倦無力。呼吸不續。自汗盜汗者。若誤作陰虛。治以滋補。中氣愈鬱。痞滿愈甚。甚者化爲腸癰。胃癰。積爲肺癰。輕亦傳爲痢疾矣。此病陽明胃府形氣俱困。太陰肺藏。氣化大傷。更有先傷他物。未及消化。旋又加以生硬者。其勢尤重。是胃之上下腕俱困矣。治之失法。死生反掌。故東垣首兢兢於此也。近時小兒最多。此證或當風乳食。或穀果雜下。其初起身忽大熱。面頰尤甚。腹痛天札。旋變寒熱往來。入夜卽熱。五更爲甚。天明卽止。額與手心常熱。爪尖時冷。肚腹膨脹。漸見脣高氣急。驚漉不暢。或先水瀉。稟賦弱者不能化熱。卽致洞下不起。化熱者痰生於內。壅肺迫心。傳爲驚風。病家醫家以爲旣經泄。

言醫論卷之九  
三  
瀉不疑有食。起手則發表以虛。其中氣。繼則清熱以冰。其胃陽久則。或以爲慢驚而墜痰。或以爲陰虛而養腎。又以爲氣虛而健脾補肺。亦有與檳榔木香者。病家畏而不敢服。或服之而不知善其後。雜投攻補。而兒已胸過於頭。肚大於箕。不可爲矣。此焦杏桃仁陳皮紫苑一二劑之事耳。而眾醫集議。遷延無策。目睹情形。可笑可嘔。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前人每於陰虛陽陷。熱鬱於內。脈見沈散之證。陰虛陽亢。熱浮於外。脈見浮洪之證。陰虛陽熄。內外皆寒。脈見乳弦之證。陽虛內陷。陰爲陽擾。脈見緊數之證。一概指

爲陰證。與陰盛格陽寒。互於內陰盛。遏陽寒。錮於外之證。略無分別。此喻嘉言所譏爲傳派不清者也。倘概用附子理中四逆真武。貽悞豈淺鮮哉。更有口稱陰證。而方用四物六味。口稱陰虛。而方用四逆白通者。尤當會意。勿致害詞。夫陰虛者陽必瘵之。陽虛者陰必瘵之。此一說也。陰虛者陽必無根。陽虛者陰必不固。此又一說也。故陽虛內熱。與陰虛內熱。致不同也。陰虛者如房室過度。或用心過度。陰氣消耗。發爲骨蒸。骨髓如空。小便赤澇。此陰虛而陽氣因以陷之也。治之必填精補血。以充其陰。而擎其陽。宣發升舉之品。只可爲佐。陽虛者如勞力過度。汗出過多。一經甯息。時時洒淅惡寒。內發煩



渴。四肢困倦。筋骨痠。此陽虛不能行表。而內縮於陰也。此時陰分亦必受傷。但病起於陽。治之必健脾益氣。以充壯其陽。生津清熱之品。亦只可爲佐。東垣補中益氣之製。爲陽虛內熱設也。丹溪大補陰丸之製。爲陰虛內熱設也。二者豈可差互乎。重以填精補血治陽虛。必致陽愈鬱滯。而不可復振。重以健脾益氣治陰虛。必致陰愈消灼。而不可復回。

辨陽旺陰生

陽旺。未有不勝陰者。其陽旺而陰生。必劑中有陰藥。爲之引導。若人參本具生津益氣之大力。與肉桂附子純陽者迥別。其益陰本不得謂之陽旺之功也。至於眞火。

衰歇。沈陰。沍寒。津氣因寒不得敷布。發爲煩渴。精血因寒不得充壯。發爲枯瘦。渣滓因寒不得運動。發爲秘結。以姜桂萸附補益眞陽。遂能蒸動津液。宣化水精。使五藏百脈爲之充潤也。此陽旺而陰始化。非陽旺而陰自生也。又有暴病。陰盛格陽。寒結於內。熱浮於上。煩躁狂妄。詰語喘促。以桂附開其下寒。而虛火遂返其宅者。此亦陰化非陰生也。且皆以其陰盛而益陽以勝之。使歸於和平。非以陰少而益陽以助之也。豈真有精枯血燥。虛火亢炎。而桂附能以獨力致陰消火者乎。必用陰藥而資桂附熏蒸鼓舞之力也。內經謂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其所謂致。是自此而之彼。非自無而之有。是熏

言醫隱金 卷一  
蒸鼓舞宣通敷布之謂。非包涵孕育滋長增益之謂也。前人措詞過當。每多如此。其病根總由於語欲驚人。也。後人習爲常談。漫不加察。貽誤匪淺。故敢正之。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吳又可謂黃連性寒不泄。只能制熱。不能泄實。若內有實邪。必資大黃以泄之。否則畏大黃之峻。而徒以黃連清之。反將熱邪遏住。內伏益深。攻治益難。此義甚精。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近時於溫熱證喜寒清而畏寒泄。於寒溼證喜溫補而畏溫通。曾聞有患痰飲者。久服附子。化爲臍腫。是不用茯苓猪苓之苦降淡滲以導。

邪而專益其陽。陽氣充旺。遂鼓激痰水。四溢矣。卽補而不泄之過也。張子和變化於汗吐下之三法。以治百病。蓋治病非三法不可也。病去調理。乃可專補。補非所以治病也。且出路又不可差也。近時治病。好用利水。不拘何病。皆兼利小便。此誤會前人治病。以小便通利爲捷徑之說也。嘗有患痰飲而臍腫者。醫以真武五苓合與之。不效。余曰。此因三焦陽氣不得宣通於表。表氣鬱而裏氣始急也。雖有痰飲。并不脹滿。宜以溫補合辛散。不得合淡滲也。治之果汗出而愈。滲之是益傷其裏矣。當時有謂須泄虛其裏。使表水退返於裏以泄之。而後可愈者。是真殺之也。前人有用此法者。是邪伏裏膜。非在

膚表也。虛其腸胃，俟裏膜之邪復聚於腸胃，然後從而竭之。如吳又可所謂俟膜原熱邪復淤到胃，再用下法，是也。蓋腫表證也，爲風爲寒溼，其證動而後喘，法宜散之。脹裏證也，爲溼熱內盛，脾實肝滯，木鬱土中，其證不待動而自喘，法宜泄之。腫脹兼有散之泄之，未有膚腫而反泄之，使陷入於裏者也。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孫真人曰：凡欲服五石諸大湯丸補益者，先服利湯以盪滌腸胃痰涎畜水也。初亦贊此法之善，乃今益有味乎其言也。凡人服人參白朮黃芪地黃而中滿者，皆爲中有邪氣也。蓋服此藥之人，總因虛弱，虛弱之人，中氣

不運腸胃必積有溼熱痰水格拒正氣使不流通補藥性緩守中入腹適與邪氣相值不能辟易邪氣以與正氣相接也故反助邪爲患矣故凡服補益者必先重服利湯以攘辟其邪以開補藥資養之路也或閒攻於補必須攻力勝於補力此非壞補藥之性也如人參白朮合樞榔厚朴用卽補力大損合黃柏茯苓桃仁木香用乃分道揚鑣清溼熱以資正氣者也抑又有要焉胃中痰水不先滌去遽行健脾補氣氣力充壯將鼓激痰水四溢竄入經絡爲患更大每見有服補藥反見偏身骨節疼痛或有塊大如桃李行走作痛或肢節忽然不便或皮膚一塊胗腫麻木冷痛如冰如刺如割或脈伏結

不調。人以爲補藥將痰補住，非也。是補藥將痰鼓出也。張石頑謂有一種肥盛多痰之人，終日勞動，不知困倦及靜息。反困倦身痛者，是勞動之時，氣鼓痰行，靜息卽痰凝阻其氣血也。夫痰飲旣已竄入經絡，斷不能復化精微，從此敗痰流注，久鬱腐壞，而癱瘓攤緩痺痛偏枯不遂之根基此矣。不知者以爲補藥之禍，非也不肯攻泄之禍也。喻嘉言亦謂痰盛之人，常須靜息，使經絡之痰退返於胃，乃有出路。不宜貪服辛熱之劑，反致激痰四潰，莫由通泄也。然但禁辛熱，不如用苦澁沈降之劑，輕輕頻服，以吸攝膜絡之濁惡，挾之而俱下。斯胃中常時空淨，而可受溫補，亦不妨辛熱矣。凡藥味辛麻者，最

能循筋而行亦最能引痰入絡也

伏邪皆在膜原

膜原者夾縫之處也。人之一身皮裏肉外皮與肉之交際有隙焉。卽原也。膜託腹裏膜與腹之交際有隙焉。卽原也。腸胃之體皆夾層夾層之中卽原也。藏府之系形如脂膜夾層中空卽原也。膈育之體橫隔中焦夾層中空莫非原也。原者平野廣大之謂也。故能邪伏其中不礙大氣之往來。古書所謂皮中淫淫如蟲行及行痺周痺左右上下相移者皆在皮肉夾縫之中也。藥力亦復不能直達其處。何者藥力不過鼓正氣以攻邪。今氣道寬大。中雖有邪而正氣仍綽有可行之道。卽不必與邪



氣相值矣。若夫吳又可所謂瘟疫之邪，盈溢膜原，是邪氣自行發動，與正氣相觸也。猶以外皮既堅，內膜亦固，中道寬大，疏泄維艱，故有屢淤到胃，屢泄始盡之法。更有必俟復淤到胃，方能再下之議。此從裏泄也。葉天士治溫熱，有再從裏託於表之說，是從外泄也。故養生者，只當閉密，使邪勿入膜原。既入膜原，必待發病，邪氣舒張，始能攻泄。當其未發，邪正相避，無從著力，故難經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所在而取之，即俟其既動而後治之之義也。既動則有所動之專經，而可施專攻矣。內經四時之傷，伏氣爲病，皆伏於膜原也。吳又可既知有膜原之事，又力斥伏氣之非，謂

人身之中何處可容邪伏。越時許久而後發耶。仍未徹膜原之情形者也。夫果百邪皆卽傷卽病。是人身只有邪傷膚表之病。何以有邪在膜原之病。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發。或一年。或數年。不能除根者。當其暫愈。豈非內伏之明驗耶。其所伏。必不在呼吸之衝道。亦必不在血氣之細絡。而必在空濶無所拘束之部。此卽膜原是也。然則邪又何以遽入膜原也。曰。其由皮毛入者。方始中於表也。必發寒熱。由呼吸入者。其始中於肺也。必發嗆咳。中於胃也。必發嘔滿。或以其勢微而忍之。或攻之而未盡。適遇勞力汗出。及與房室。膜原之中大氣暫虛。遂攝入之。而不覺矣。亦有不發寒熱。咳嘔而浸濶漸漬。

以深入者邪入膜原身中卽隱隱常不自在或頭常暈眩或身常汗出或常畏寒畏熱或驟苦氣短不能任勞或四肢少力或手心常熱或小便赤澀或大便常泄或大便常秘或飲食不消或飲食倍增或口常渴或口淡少味或舌苔倍厚或夜不成眠或多夢紛紜及其發也隨邪毒之微甚正力之強弱而變化焉寒化爲溫者其陽盛也風化爲泄者其陰盛也暑化爲瘧者發於表也溼化爲咳者發於裏也更有發爲痺痛身中累累如桃李核久不愈者有發爲癰瘡發於一肢一鬮逐年應期卽發不得斷根者嘗治此證疏表清裏展轉搜剔久而乃效以其邪在膜原不在腠理又僅發於一鬮能與藥

力相避故也。當其既愈，中氣必虛。千金方論治腫脹，必攻之，使其人虛弱，病乃可愈。卽此義也。始表散之，繼清泄之，乘其外發而散之，因其內留而泄之，散而泄之，泄而散之，而邪可淨矣。而其人有不虛弱者乎？是又在調理之得法也。常有調理之後，餘燄復熾，諸證微發，仍復閒用攻泄，始得淨盡者，甚矣膜原之邪之不易治也。

### 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

而不聚。其燄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燄也。血猶炭也。燄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虛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沖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沖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煇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

而用寒清。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澇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沖。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稜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 勞傷陽虛發熱

前人多言陰虛發熱。罕言陽虛發熱者。惟東垣曾力辨之。夫勞傷陽虛者。大勞大汗。及強力入房。汗出如浴。陽氣內竭。卽亡陽之例也。發爲表熱。粗看與外感無別。若

兼外感更難別矣。頭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覺心中如焚。又與溫病相似。治法卻與外感與溫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誤。死在頃刻。輕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別處。外感脈必弦緊。溫病脈必洪大。上涌有力。勞傷脈必遲弱無力。或浮虛而促。或沈細而疾。或斷而漉漉如珠。或瀉而參伍不調。或應指卽回而無勢。或裏長圓淨而無暈。外感四肢俱熱。勞傷兩足必冷。不能甚熱。溫病以手按皮膚上。必久而愈熱。勞傷久按反覺冷氣侵人。外感熱盛。必煩躁氣粗。勞傷氣平身靜。不能轉側。溫病內熱。必全腹上下皆熱。勞傷只熱在中心。是氣離根。而上結於此也。溫病內熱。必渴而索飲無厭。口乾。索水不

欲飲飲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轉黃。溫病舌苔先或白或黃而轉黑。乾燥生刺。勞傷或舌白苔薄。或淡紅無苔。或舌黑而潤。或舌尖有紅紫黑點。而舌心自淨。外感溫病熱盛。面色必赤。勞傷面色不赤。或兩顴浮紅。而額上晦暗。外感溫病熱盛。必昏惑詖妄。手足躁擾。勞傷神識清明。但臥而身重難動。睡中呢喃一二句。而聲息甚微。如上諸象。卽不全見。總有二三處可辨。若舌微強短。及言談委婉詳盡。異於平日者。此真氣已離。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入溫補劑中。斂陽歸根。有外感者。俟中氣有權。發見躁擾之象。再以補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夾食夾血夾痰夾溼夾鬱之辨。更有兼陰虛者。併宜



兼顧若素有痞塊尤難措手誤用白虎三黃及犀角地黃但一入口卽心氣衰息口不能言萬無挽回之策若外感重而勞傷輕者卽陶節菴所謂勞力傷寒也與虛人病感皆散中加補可已

末病尤當治本

凡病偏着於一處必有致病之本在於藏府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卽如鼻生息肉手指麻木脹痛症雖見於極杪根乃發於至深何則以其氣行於專經而不旁及也若外邪所傷豈能如是之專乎亦有外邪傷於專部而爲病者此必滯入血脈發爲腫痛則有之若氣分之病而偏着不移久而不愈或時愈時發者

未有不根於內者也。或邪氣由藏府而溢於本經。或藏府不足以致經氣不充。而邪氣乘虛中之也。各視兼證以辨虛實而治之。凡由內藏外溢者。大致於神明之間必有變動。或飲食二便有異也。

### 利小便

世但知大便滑利之傷氣。而不知小便滑利之更傷氣也。但知小便頻數之傷陰。而不知以二苓澤瀉木通等強利小便。而小便并不能利者之更傷陽也。近日醫家惑於前人治病以小便清利爲捷徑之語。不拘何病。率用二苓澤瀉。往往真氣下脫。邪氣內陷。纏綿不解。殊不知前人之意。是謂三焦氣化通暢。卽自小便水通行。所謂

裏和也。以小便清利爲裏和之標驗也。後人只當求所以和裏之法。不當但利小便。蓋膀胱貼切命門。爲命門元氣發虛之第一關隘。內經謂三焦膀胱應於毫毛腠理。以元氣行於膀胱。充於三焦。達於毛理也。今瀉膀胱。是直瀉元氣發虛之根矣。故陰虛之人。不可利小便。陽虛之人。尤不可利小便。

錢仲陽曰。小熱解毒。大熱利小便。李東垣曰。肺受熱邪。津液氣化之源絕。則寒水斷流。膀胱受溼熱。癰閉約束。則小便不通。宜木通以治之。朱二允曰。小便利。則諸經火邪皆從小便而下降矣。夫火畜於內。有宜通大便秘。是熱結於腸胃之渣滓。在濁道。不在清道也。有宜利小

便者是熱邪淫溢於三焦之血脈清道爲熱濁所搏宜以養陰之藥如生地花粉之類復其津液使熱邪浮動從血脈退出於津水之中而以滲藥利之而俱下故小便利者陰生而火退也亦有熱邪清濁兩結者張子和有玉燭散陶節菴有黃龍湯皆四物承氣合方胡宗憲更謂先養陰活血使毒不沾連於肝然後可以承氣下之是又分先後治法也故水畜於內宜利小便火畜於內亦不外利小便

仲景治傷寒畜水用五苓散多飲暖水者豈所畜之水不足利耶蓋此證雖云畜水亦兼畜熱水與熱各搏於一偏澤茯苓暖水并進使兩邪一齊并去不致水去熱起

且其時表邪未淨。方中桂枝。既宣膀胱氣化。亦以清理表邪也。邪水不能作汗。必藉暖水之精。以蒸動作汗也。手法之密。何如耶。以一方一法。而兩解裏邪。一解表邪。手法之迅。何如耶。

古人利小便法。不可勝紀。大致不外養陰理氣兩途。是利小便之先。正有大段事在。而小便之利。特其徵驗耳。今人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故。不拘何病而混用之。又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法。僅取澤苳而直用之。在外感則邪氣內陷。在內傷則真陽下洩。抑更有喪心之說焉。小便一利。表氣乍陷。升氣乍匿。病形必為之暫隱。遂指為病減。以欺病家。旋即推手。以卸禍於後來之醫也。誤用麻

桂而汗脫。誤用硝黃而泄脫。世皆知之。誤用澤茯而滲脫。獨無有知者。以其雖用滲藥。而小便不必見利。元氣脫於無形故也。此禍近日兒科尤甚。不問何病。一利之後。垂頭喪氣。中氣不續。不能自言。旋變喘促。更謂氣擁而破降之。遂四肢微掣。目胞下垂。額冷汗出。而魂不返矣。大抵小兒病。平日多是風寒乳滯。或久臥溼褥。身傷於溼也。夏月擁抱太久。是大人身上熱氣汗氣。逼入小兒身中。腹中也。治宜宣開疏化。佐以清降。其滲利斂瀋。皆未可輕試。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

仲景論傷寒少陰病。利止息高者死。時眩冒者死。又謂

霍亂利止者亡血也。脈不出者死。吾診病虛損者，兩人皆上欬下遺，遺止兩三月卽死。蓋遺者陰陽不相維也。然猶有精而氣猶足以激出之止，則精神當日旺，病症當日瘳。乃反身日見困，神日見衰，脈形日細，至數日數斷續不勻，早晚無定。此乃陰陽偏絕，無氣以激其離根之元氣，僅縈縈於中焦而未散耳。故欬聲日低，呼吸日短，飲食時進時退，漸見稍動卽喘，神魂不甯。此時補脾則中滿，補肺則上壅，而補腎與命門真陰真陽溫養攝納引氣歸元，雖爲對病之劑，亦是催命之符。何者？下焦元氣空虛無主，五藏運行之氣久已不歸其根。一旦補藥得力，中焦氣將下運，如桶脫底而一去不得返矣。孫

一奎治馬二尹傷食。誤服大黃芒硝巴豆重劑。尙未得瀉。以六君子救之。而曰慮其得藥後。脾陽內動。諸藥性發。將大瀉不止。如瓶水底漏而不可禁也。須備人參數斤以預之。其機括正與此同。孔毓禮亦謂痢止而手足厥逆。脈反沈細無神。不能食者。死也。仲景爲利止脈不出者。出人參四逆湯。亦不忍坐視。聊盡人事而已。夫利出濁道。又屬暴病。猶且如此。況遺出命根。又在久病之後者乎。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惡降。喜散而惡斂。經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泄之。肝爲將軍之官。而胆附之。



凡十一藏取決於胆也。東垣曰：胆木春升，餘氣從之。故凡藏府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胆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凡病之氣結、血凝、痰飲、附腫、臌脹、瘕厥癩狂、積聚痞滿、眩暈嘔吐、噦呃咳嗽、哮喘、血痺、虛損，皆肝氣之不能舒暢所致也。或肝虛而力不能舒，或肝鬱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氣停、血滯、水邪、泛溢、火勢內灼，而外暴矣。其故由於勞倦太過，致傷中氣，以及憂思不節，致傷神化也。內傷飲食，外感寒溼，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參之和肝者，伸其鬱，開其結也。或行氣，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氣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後世專講平

肝不拘何病。率入苦涼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氣愈鬱。愈逆。疏洩之性。橫逆於中。其實者暴而上衝。其虛者折而下陷。皆有橫悍逼迫之勢。而不可禦也。必順其性而舒之。自然相化於無有。如東垣重講脾胃。必遠肝木。所指藥品。乃防風羌活川芎白芷諸辛散之品也。卽陳皮厚樸。且屢伸泄氣之戒矣。其義不大可思乎。丹溪號善用苦寒。而意重開鬱。常用之藥。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義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殼寒降以伐之也。然則肝盛者當何如。曰。肝盛固當泄也。豈百病皆可泄肝乎。醫者善於調肝。乃善治百病。內經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氣。

而使之調。故東垣之講胃氣。河間之講玄府。丹溪之講開鬱。天士之講通絡。未有踰於舒肝之義者也。所謂肝盛者。風火自盛。升散之力太過也。後人每以鬱而上衝。頭痛頭脹者。爲肝陽太旺。更有以遺精白濁。煩躁不眠。諸下陷之證。指爲肝陽太旺者。不亦戾乎。

風厥痙癇

附中惡五尸

內經論中風。皆指外中於風者。只是隱傷天地不正之氣。如前所謂陰虛者。感溫升之氣。而發病。陽虛者。感斂肅之氣。而發病。是也。榮血耗燥。不與衛氣相維。衛氣衰散。無力自主。遂隱爲空氣。暗風所持矣。張景岳毅然發非風之論。直指爲卽古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

不同天地之間。空中轉運之大氣。卽風也。其力甚銳。豈必按木揚沙哉。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皆謂空氣。卽風也。當中風發病時。其周身脈絡。皆有空氣。馳驟乎其中。非如厥證之專爲本氣內亂也。內經又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字。與外風全不相涉。正合厥證。機括中風之風。雖亦有此亢陽之氣。而其發病。究因感於空氣。竄入筋脈也。故前人治法。總兼散風之意。不爲無見。其與痊厥癱瘓異者。風之爲病。其傷在筋。故有口眼喎斜。肢節痿緩之象。厥之爲病。其傷在氣。血虛氣逆。加以外寒束於皮膚。逆氣內迫。上奔而發病也。故氣復卽醒。醒卽如常。而無遷延之患。以其

在氣分故也。但正當氣逆之時，血未嘗不隨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靜者，氣機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敗也。若血敗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癩癩之病，其傷在血，寒熱燥溼之邪，雜然凝滯於血脈，血脈通心，故發必昏悶。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氣爲血困之象。卽所謂天地之疾風是也。厥有一愈不發，癩癩必屢發難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內經謂厥成爲癩疾，氣病日久，亦將滯入血脈也。瘥之爲病，亦傷在筋，而暴因風寒溼之外邪，其來也驟。筋中之本氣未虧，故證見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後并無似中風之餘患也。一爲筋中之血虛，而暗風走之一爲筋中

之氣滯而外邪持之也。其熱病血不養筋而痊者，乃轉筋之敗證。血竭氣衰，但畧見口噤齒介痠癢而無脊反頭搖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惡客忤而卒死者，卽厥也。但所感或挾空中穢惡之氣，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氣血中有餘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雖有病機病體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該之，歸於調肝也。經謂十一藏取決於胆，肝胆一氣也。肝胆之氣充足，條暢噓噏，停勻其根不空，其標不折斷，不致有倉皇逆亂之事故。治法雖各因其藏，各因其氣，而總必寓之以調肝。肝者貫陰陽統血氣，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木曰曲直，腎陰不燥則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陽不陷則肝

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謂脾爲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徑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又有所謂五尸者飛尸伏尸遁尸風尸疰尸其發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內一處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卽厥仆或怒而發或憂而發或勞而發或驚而發或食惡味而發或聞穢氣而發或入廟入墓問病見尸見孝服而發或聞哭而發或自悲哭而發或見血而發或遇大風驟寒而發此皆風寒燥溼雜合之邪刺入血脈內傷五藏之神也自古醫書未有確指病根者以泰西醫說攷之乃逆氣鼓激惡血上攻於腦也其先痛而後厥者由腦氣筋而漸感於腦也所謂腦氣筋者如脂如膜發原

於髓資養於血。故邪伏於營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絡有變。一經外有所觸。感動其邪。與血相激。其機如電之迅。而病作矣。內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卽失常也。此皆痼疾與癩癩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爲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矣。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痰也。津充則五藏皆潤。痰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中風者。內燥化風。而復感於邪之所作也。內燥之故。亦致不同。有溼熱久菀。化爲燥痰。壅滿胃絡。一旦或因勞



倦。或因憂鬱。或因天時不正。忽然暈倒。昏迷無知。四肢  
抽掣。呼吸有痰者。此熱痰擁入心包。而氣閉不通之證  
也。其證神昏而不醒。肢痠而不緩。或更兼拘急不便也。  
病在中焦以上。爲肝脾之邪實。治宜開之降之。滌痰化  
血。佐以養陰。有陰虛內涸。無以奉心。心氣大潰。筋脈緩  
弛。一旦不因勞倦。不因憂鬱。不因天時不正。卒然仆倒。  
口目喎僻。流涎不止。兩腮暈紅。手足微掣。緩縱不收。偏  
痿不用。呼吸有聲無痰。神識忽明忽昧。無定者。此下焦  
陰津耗竭。無以維氣。氣散筋枯之所致也。病在下焦。肝  
腎陰空。陽散大開。不合。治宜滋之斂之。養心平肝。佐以  
行氣。蓋此之所謂中風。卽內經所謂發爲痿厥。是痿厥。

合併之病也。觀於內經論厥有寒有熱而論痿獨曰生於大熱也。玩於斯義亦可知陰陽虛實微甚之別矣。夫中風未有不由於陰虛者。但有陰虛而陽氣內陷有陰虛而陽氣外散有專真氣內空有兼痰涎內實故前證偏於厥多厥多者陽氣怯而陷故內攻有力何者痰血有以滯之也。其後恆積爲內熱後證偏於痿多痿多者陽氣悍而散故攤緩無力何者津血不足以維之也。其後或轉爲內寒有病而卽死者有病而遷延歲月者入藏與入絡之辨也。又虛脫與實閉之分也。至於其脈大率左沈弦而右洪緩何者陽氣內陷而結陰津內竭而枯也有兩手沈細弦勁者純於陽虛也有沈而洪散重

按指下一片模糊者純於陰虛也。又有浮弦細勁者浮薄而散者有汗卽死無汗可治。有三部斷續不勻漉漉如珠者有兩關孤硬而尺浮空者此皆元氣已脫也。有三部洪弦滑實粗硬如索衝指而起者是陰竭而痰涎內實也。身靜卽死四肢躁擾有力如狂宜大承氣加人參地黃急下之。有浮候弦細中沈緩滑兼洪重按始空者此陽微虛而內有溼熱之痰中風極善之脈也。又有下焦陽氣虛寒中焦肝胃燥熱寒格其熱上沖於心其脈浮空或洪大而按之弦細呆長也。夫中風大病也前人議論歧出莫衷一是故於此三致意焉。東垣言虛其時有內實者何也。河間言火其時有無火者何也。丹溪

言痰其時有無痰者何也。惟探其本於津枯血滯。明其機於陽氣內陷。與陽氣外散。辨其證於痰之有無。外感之輕重。究其變於化寒化熱。而大義賅於此矣。

厥逆奔豚腳氣攻心

內經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千金方及董及之謂此卽腳氣似矣。腳氣有風溼寒溼之不同。風溼多挾熱也。又有奔豚。亦下焦寒溼證。皆邪氣自下部鼓肝腎之虛。陽上沖於心。使真氣離根而上浮。最爲危急之候。其故由於風寒溼邪自足心涌泉穴竄入。或自腰膺竄入。其緩者。菴爲溼熱化內風而上沖。其急者。是風勝也。不待化熱而卽上沖。久延不愈。遂結爲腎積之奔豚。所謂猪癩。

風也是膀胱氣逆也。又有一種本無外邪，肝腎內冷，陰風鼓動水邪上掩心肝，生陽迫悶卒厥，神昏不醒，舌強不語，口眼喎僻，四肢痠癱拘急者，亦奔脫之類，急證也。宜溫宣重鎮，如黑錫丹之類主之。其輕者擬方如下：熟附片、煨龍骨各四錢，烏藥、九節菖蒲各三錢，桂枝、牛膝各二錢，木瓜、吳萸各一錢，細辛、沈香各六分。此方宣通心肺清陽，溫化肝腎伏陰，卽金匱要畧首條所敘之證。治也。金匱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卽當實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此謂肝

之陰氣挾腎之水邪上勝脾陽治當建脾之陽制腎之水水退火升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而肝木生發之令得矣此專指肝腎虛冷言故曰肝虛用此法也後人不識其義疑誤疑行亦味矣故中風有一種純寒無陽之證其根發於裏卽寒溼腳氣奔豚之類於東垣河間丹溪所稱痰火之中風渺不相涉歷來論中風者泥於三家不暇及此矣喻嘉言醫門法律中寒篇末發明許叔微椒附湯方證其義與此相發當詳玩之

虛損奇證

天下有奇證卽在常病之中令人不可捉摸者族弟成室太早先吐血繼咳嗽二年始得診之脈數而濇以溫

補脾腎兼理肺氣治之卽愈半年回家又接考試病復發又半年始得診之身熱時時汗出咳嗽氣急自言少腹有氣上涌當其涌時鼻出不及從口衝出其勢洶湧不可吸止日夜數發逼迫難堪診脈浮弦而數此有風溼在表也先以芳香宣理脾肺佐以固腎一劑得冷汗續續半日諸證頓瘳繼以溫固肝腎之劑調理之氣病仍復時發發時或兼咳或不兼咳脈象必數疾而不洪大及愈卽平調如常人但身體日漸疲頓中間疑其風邪從臍入疑其寒從足心入用藥溫補下元更佐以外治莫不暫效而旋發再用卽無功所更奇者教令靜坐吸氣稍長用意深納旋即身大寒熱如瘧狀初尙以爲

藥力能振動陽氣而化瘧也。及次日不寒熱矣。身體輕爽。倍常。方大喜。聞不半月。又衝發如故。再教納氣。又發寒熱如前。殊莫解。吸氣深納之。何以遂致寒熱也。小便赤澹。大便艱澀。口味初強。漸弱。自秋及冬。經余手治。皆用溫潤鎮固之法。聞或別延他醫。指爲陰虛。稍用涼潤。卽水瀉而氣陷不續。又疑有蟲。藥中佐入百部雷丸。又思寒邪深伏下焦。宜用溫下。以大黃牽牛入溫補劑中。得下。亦於病無增損也。其後漸覺喉痛如破。又如腫塞。不能下食。視之。略無紅腫之事。但小舌墜下。脈象亦漸細澹。少神。知其腎氣不能上朝。督脈蕭索。無能爲矣。臘月回家。遷延三月。身痠不能起於床矣。終莫得救挽之。



衛也。衝氣雖損，病常證亦未有似此洶湧莫遏者。詳述之以俟高明者之指示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畧

凡風寒溼熱散漫於周身之腠理者，無聚殲之術也。則因其散而發之，痰血水食結積於胃與二腸膀胱之內者，已屬有形勢難消散，則因其聚而泄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則因而吐之。邪在大腸，裏急後重，是欲下不暢也。則因而利之。此順乎病之勢而利導之之治也。溼熱無形散處於腸胃膜絡之中，既不外越又不內結，則以酸斂入泄劑，撮其邪而竭之。瘀血有形結聚於腸胃膜絡之中，其實凝滯不能撮而去也。

則以辛溫入攻血劑。溫其血而化之。腎氣不納。根本浮動。喘嘔暈眩。酸醎重鎮。高者抑之。中氣虛陷。泄利無度。呼吸不及。固瀆升補。下者舉之。此矯乎病之勢而挽回之之治也。凡病誤降者。欲救之不可急升也。誤升者。欲救之不可急降也。誤寒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熱也。誤熱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寒也。寒熱猶或可急也。升降斷不可急也。嘗見先以承氣誤下。中氣下陷。急以參耆升之。虛氣上越。喘逼不能食而死矣。此當建中瀉下。不可升提其上也。

###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時兼補者。以其內虛也。內虛之義

有二一爲內之正氣自虛也一爲邪氣在表其表爲實邪未入裏其內尙虛也新病邪淺加補氣血藥於攻病劑中故病去而無餘患若久病正氣受傷邪已內陷一加補藥便與邪值而攻藥不能盡其所長矣故華元化張仲景孫真人書中治久病諸方反重用攻擊不佐以補者爲邪氣在裏故也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湯者急藥緩服也待至攻去其邪裏邪勢殺而後以補藥盡其餘焰故效捷而亦無餘患也後人識力不及每謂風寒初起正氣未虧無庸兼補更有謂邪氣在表兼補卽引邪入裏者往往攻藥不得補藥之力邪氣糾纏不盡或攻傷正氣邪轉內陷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補之義也

及治久病邪氣膠固反夾雜補藥更有專補不攻謂正氣充足病自漸瘳者殊不知邪氣盤踞於裏補藥性力皆走裏而守中其氣正與邪氣相值不能與正氣相接也。往往使邪氣根株愈牢堅不可拔。遷延不救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攻之義也。大凡攻補兼施者須詳虛處有邪無邪爲第一要義。虛處有邪則補虛之藥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補母瀉子之法殆起於此。如肺氣既虛而又有風熱或痰飲之實邪。此宜補脾而攻肺。不得補肺與攻肺竝用也。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腎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熱鬱勃之人於慾事每迫

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陽不得宣達下陷於腎是怒氣激其志氣使志不得靜也肝以疏泄爲性既不得疏於上而陷於下遂不得不泄於下泄之不止腎精爲肝風煽盡而氣脫矣治法酸涼辛涼清肝之燥疏肝之鬱而升發之使不下陷若不應者是脾虛不能升載肝氣也加健脾以託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齊下溜搏於腎陰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開兼滋兼斂而不可清降也此證男婦皆有若溼熱盛者可加苦寒鹹寒以堅之